

九一八事變時期的日中政治動員與 軍事作戰

黃自進*

「一戰二和三撫」是關東軍的作戰策略三部曲。面對遼寧省的東北軍，關東軍主「戰」，因為掌握南滿鐵路可謂是關東軍的首要作戰目標。除了掌握運輸線，確保軍隊的調動自如的軍事上目的以外，南滿鐵路沿線的25個城市，本來就是東北的精華區。掌握了鐵路，自然也就掌握了這些沿線都市，掌握了這些精華區，遼寧省也就大致底定。

至於對付吉林省，關東軍是主「和」的。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能於事變爆發後的第3天，開城迎敵，第10天就率眾投降。這份效率，這份默契無一不在說明，熙洽在事變期所有的活動，皆是精心設計下的產物。特別是熙洽一顆棋子，就能讓吉林省7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85%的步兵、100%的騎兵放棄抵抗甘願接受關東軍收編，由此也可見識到關東軍在政治謀略上的成效。

對付黑龍江省，關東軍則以「撫」為主軸，黑龍江省俗稱北滿，原本就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區，日本在當地本為勢力，借用特區長官，也就是東北政界耆老張景惠在東北政界、軍界的影響力，安撫黑龍江省的地方勢力是關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軍在事變初期所擬定的政治謀略。

相較於關東軍的「一戰二和三撫」，東北軍卻以「拒戰、懼戰、觀戰」為回應。雙方的優劣差距，不僅反映在關東軍的因地制宜力求主動之作戰模式上，也反映在東北軍的因循苟且坐以待斃的消極回應模式中。除了雙方在軍事策略上主被動的明顯差異，關東軍的政治動員能力更是不容忽視。吉林市可在1個星期，瀋陽可在3個月之內，恢復原貌。這份效率，無疑的可為關東軍對東北地方事務的熟悉及掌握，提供最佳的說明。也由於關東軍對東北事務有十足的掌握，九一八事變的戰事中因而得以在關東軍所設計的軌道上進行。

關鍵詞：九一八事變、滿洲國、關東軍、張學良、不抵抗政策

一、前言

九一八事變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意義重大，已無庸置疑，尤其是九一八事變所造就的滿洲國，更是逼使中國走向全面抗戰的導火線。相關之研究，不勝枚舉。但至今為止，以日本創建滿洲國過程為主題的探討，尚屬罕見。尤其是有 10,400 的關東軍以及 4,000 名的朝鮮軍，面對 179,500 名的東北軍，竟能於短短的 105 天之內鯨吞整個東北的此一事實，應該如何解讀呢？更特別的是，整個東北戰役日軍死傷僅 1,200 人。¹此一數字若與 1932 年及 1937 年的上海戰役，日軍為攻取比東北小 1,299 倍，只有 860 平方公里的上海時，前者死傷 2,363 人，²後者死傷 4 萬 372 人³的紀錄相較，又應如何評價呢？

再則，敵我相持，關東軍的成功，亦即表示東北軍的失敗。尤其是 1932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成立時，日本駐軍雖已增為 23,058 名，⁴可是分配在

¹ 北岡伸一，《日本の近代(5)：政黨から軍部へ》(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頁169。

²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四十三號〉(1932年3月24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原件。

³ 秦郁彥，《日中戰爭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7)，頁281。

⁴ 1931年12月17日，日本開始對中國東北增兵，首先派遣以4個步兵大隊、1個砲兵大隊為建制的混成第9旅團，總兵力約為4,496名。接著又於12月27日，增派混成第8旅團，總兵力約為4,162

1,116,95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 1,000 平方公里，只能配置 21 人。藉由此一數字就可理解，沒有地方軍政系統的積極配合，滿洲國是不可能在 6 個月之內，就可宣告成立。換言之，滿洲國之所以能成立，軍事奇襲只是臨門一腳，政治動員成功才是關鍵所在。如何威脅利誘，將張學良的執政團隊，整批收編為滿洲國的建國骨幹，才是關東軍籌畫九一八事變時的重點。

有鑑於此，本文擬先以關東軍在事變前夕的活動內容為研究焦點，探討關東軍為發動九一八事變所規劃的藍圖以及軍事佈署。其次，以關東軍與東北軍的攻防戰之過程為研究主軸，評析關東軍針對東北三省的不同軍政體系，所設定「一戰二和三撫」的三部作戰策略之實際執行效果以及東北軍的「拒戰、懼戰、觀戰」的回應模式中所呈現出東北軍不能有效抗敵的緣由所在。最後，再以關東軍與東北地方軍政系統的互動關係為研究線索，追溯關東軍對東北各地方派系的實際掌握狀況以及滿洲國得以成立的經緯。

二、關東軍的軍事謀略

(一) 事變前夕的戰略佈署

關東軍創設於 1906 年，⁵主要任務在於保衛關東州以及南滿鐵路。⁶所謂關東州是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租借地，範圍包括旅順、大連及遼東半島。至於南滿鐵路則包括三部份：(一)鐵路本身，(二)沿鐵路線，兩側合計 62 米(62 公尺)之處的腹地，(三)沿鐵路線的都市道路。鐵路本身全長 694 哩(1,116.64

名，內含 4 個步兵大隊、1 個砲兵中隊。外山操、森松俊夫編，《帝國陸軍編制總覽 第 1 卷：近代日本軍事組織・人事資料總覽》(東京：芙蓉書房出版，1993)，頁 62-63。原剛、安岡昭南編，《日本海陸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下卷，頁 255。

⁵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關東軍(1)：對ソ戰備ノモンハン事件》(東京：朝雲新聞社，1983)，頁 13。

⁶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頁 190。

公里)。⁷其中以大連至長春線為主軸以外，還包括瀋陽到安東的安奉線等各種路線。⁸除鐵路本身以外，若再將鐵路沿線的腹地也加以核計，其總面積為16萬哩(41,422萬平方公里)，貫穿遼寧省、吉林省中的25個都市。⁹

關東軍的駐軍人數，是根據鐵路線的線路距離核算而出。根據日本與清廷所訂的駐軍協定，一哩鐵路線的駐軍配額是15人，¹⁰因而694哩全長的南滿鐵路，可分配到的配額為10,410人。九一八事變前夕，關東軍的實際駐軍人數為10,400人，分別隸屬於1個師團、6個獨立大隊。¹¹

關東軍司令部設防於遼陽的第2師團，兵力約6千人，分佈地點遍佈長春、公主嶺、海城、鐵嶺、遼陽、瀋陽、旅順等地。其他6個獨立守備隊分別駐防於公主嶺、瀋陽、大石橋、連山關、四平街、遼陽等地，總兵力為5,400人。

⁷ 參謀本部，〈滿蒙に於ける本邦勢力の概要〉(1928年5月調査)，收入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11：續・滿州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頁156。

⁸ 大連至長春的南滿鐵路全長438哩，瀋陽至安東的安奉線全長161哩，除此之外還有旅順線、營口線、煙台線、撫順等各支線。參謀本部，〈滿蒙に於ける本邦勢力の概要〉，頁156。

⁹ 25個都市分別為瓦房店、松樹、熊岳、蓋平、大石橋、海城、鞍山、遼陽、瀋陽、鐵嶺、開原、昌圖、雙廟子、四平街、郭家店、公主嶺、范家屯、長春、撫順、本溪湖、橋頭、連山關、雞冠山、安東、營口。

¹⁰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362。

¹¹ 新人物往來社戰史室，《滿州國と關東軍》(東京：新人物往來社戰史，1994)，頁220。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關東軍(1)：對ソ戰備ノモンハン事件》，頁14-15。



附圖1：關東軍駐軍圖

保衛關東州及南滿鐵路，雖然是創設關東軍的初衷，但隨著日本勢力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擴張，關東軍所分擔的任務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也愈趨複雜。這其中包括藉由眾多貸款而取得鐵路、通訊、航運、金融、礦產、工業等眾多特權。¹²尤其是北洋軍閥割據時代，日本勢力在東北的擴張和張作霖勢力在東北的坐大，成為相互扶持互為倚仗關係之時，維繫張作霖在東北的君臨地位，進也成為關東軍的重要任務之一。1925年11月，當奉軍第10軍軍長郭松齡「倒戈」之際，關東軍為了要讓張作霖有調動援軍再啟戰機的機會，出兵阻擋郭軍進軍瀋陽，就是明顯的例證。¹³不過，當張作霖自認為羽毛已

¹² 參謀本部，〈滿蒙に於ける本邦勢力の概要〉，頁155-197。

¹³ 郭松齡是乘直奉戰役剛落幕，奉軍精銳盡出關內遍佈華北各地之際，從灤州起兵，沿京奉線北進。一路是勢如破竹，瀋陽是指日可陷。此刻張作霖幸得日本關東軍資助，關東軍以郭軍不得進入南滿鐵路附屬地為藉口，以軍事武力阻止郭軍不得北進。張作霖也因關東軍的適時出動，得以以逸待勞，在吉、黑兩省援軍到達後，再重開戰端痛潰郭軍。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關東軍(1)：對ソ戰備ノモンハン事件》，頁11。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18-19。

豐，不願再接受日本政府擺佈之時，誅殺張作霖，讓群龍無首的東北各地軍閥群起逐鹿，然後關東軍再挑選一個能配合日本國家利益者加以扶植，則成爲關東軍的另一選擇方案。¹⁴

從以上兩個事例可以看出，隨著日本勢力在中國東北的無所不在，關東軍的任務已從單純的保衛租界地及南滿鐵路以外，進而擴大成爲保衛日本在東北的全體利益，扶植能爲日本利益效忠的東北地方軍閥，自然成爲此一時期關東軍的主要策略。早期扶植張作霖，是因爲他最能配合日本要求，晚期誅殺張作霖，是希望能換一個願配合日本需要的新領導人。在扶植與誅殺之間，關東軍的基本政策，應沒有跳出尋找代言人的範疇。換言之，此一時期的關東軍，至少還承認中國東北的主權，還沒有想到要直接掌控東北。

認爲關東軍應主動出擊，據東北爲己有者是石原莞爾中校於 1928 年 10 月出任關東軍作戰參謀以後的事了。也就是說，關東軍的對東北政策，從積極培養利益代言人而發展到要直接掌控東北，是受石原的影響。石原早在赴任關東軍參謀之前，就以擅長研究戰略理論而享有盛名，「世界最終戰論」是他的主要論述。他認爲終結戰爭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可是此一普世價值唯有待人類世上最後一次大戰才有希望實踐。而代表人類參與最後一次決戰的主要兩個國家，一爲日本，另一爲美國。換言之，日美之戰，也是人類兩大文明的決戰，日本爲東方文明的代表，美國則代表西方文明。優勝劣敗，是人類文明進化的法則，兩大文明必然一戰，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於地狹人稠，又欠缺自然資源的日本而言，若要求能僥倖存活，唯有掌控中國東北一途。¹⁵

英國不能戰、美國不欲戰、蘇聯不敢戰，是石原對 1930 年代國際局勢

¹⁴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上校一手策劃而成，和日本政府沒有直接關連。不過，河本大作的所作所為，很明顯的得到日本軍方普遍的認同，這也是日本軍方拒絕將他交出送審的主要理由。田中義一內閣也因不能將河本執之以法，而被天皇面斥，只得以辭職收場，至於河本，事後只受到提早退休的行政處分。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308-309、318-327。

¹⁵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366-367。

的觀測，也由於他有這一份自信，所以他強烈主張，此時此刻是日本擷取中國東北的最好時機。不過，一旦日本拿下中國東北，蘇聯與美國自然不會輕易罷休，爲了追求日本能夠早日面對與列強一戰的變局，關東軍應該將出擊東北，與促進國內體制的改革，視爲一體之兩面。也就是說，當戰爭的形式，已發展到全民皆兵，國家需總動員的情勢之下，日本爲求應戰，自然得將國家總動員體系納入政府的改造工程計畫。再者，日美之戰既然不可避免，而日本不拿下東北，就沒有與美國一戰本錢的現實壓力下，關東軍應趁國際局勢對日本最有利之時機，主動出擊拿下東北，更應利用拿下東北所引爆的國際緊張情勢，強逼日本國內實施改造，提早建構一個能應付世界大戰的國家動員體系。¹⁶

石原的論述驚世駭俗，不過卻迎合亟欲改變現狀的關東軍之基本心態。尤其是石原赴任 2 個月後，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易幟後的東北，觸目所及，東北民眾的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反日聲浪不斷。「反帝廢約」原本就是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時，向全國民眾宣誓的公約。如今中國統一，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國民固有權益，自然將會成爲國民政府首要施政目標。可是對長年依存特權在中國東北發展之日本僑民而言，所謂修改不平等條約，無非就是喪失在中國賴以發展的生活地盤。如何阻止中國的修約浪潮，維護日本既有權益，自然成爲東北地區日本僑民社會的共同關心議題，¹⁷而關東軍當然不會置身事外。

除了石原的論述，能迎合關東軍的基本心態以外，板垣征四郎上校於 1929 年 5 月到關東軍任職，也是石原的戰略理論能左右關東軍走向的主要關鍵。板垣與石原原本就是舊識，¹⁸板垣赴關東軍擔任高級參謀是石原的戰略理論能具體落實爲關東軍的作戰計畫的一大契機。換言之，一支 10,400 人的

¹⁶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 378。

¹⁷ 仙頭久吉，《滿州青年聯盟史》（東京：滿州青年聯盟史刊行委員會，1933），頁 11-12。

¹⁸ 板垣征四郎與石原莞爾在旅順相遇之前，在日本的仙台以及中國的漢口就有共事的經驗。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 368。

部隊，要挑戰擁有 40 萬大軍的張學良，¹⁹自然需要精心籌畫。在板垣的支持下，1929 年 7 月起關東軍展開一連串的參謀演習，就是為了模擬石原的「以寡擊眾」之戰術演練。首先是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之旅。²⁰接著是 1929 年的錦州之旅，1930 年 1 月的瀋陽攻城戰，弓張嶺夜襲戰、1930 年 5 月的長春演習，這些一連串的參謀作業操練，爾後皆成為九一八事變時期關東軍的作戰手冊。²¹

此外，中國國民政府的內鬥，更是對落實石原的戰略構思有最直接的幫助。1930 年為裁軍問題所引爆的中原大戰，不僅歷時半年，雙方動員人數還超過百萬。此一堪稱辛亥革命以來最大的內戰，是靠張學良揮軍入關力挺中央才得以落幕。²²

中原內戰的結果之一，就是東北軍再度入關，華北成為張學良論功行賞的新地盤。奉軍嫡系相繼出任河北省省主席以及北平、天津兩市的衛戍司令，張學良開始長駐北平，工作重心也從瀋陽移到北平。²³張學良離開瀋陽，對於關東軍而言自是福音一件。特別是張學良帶了 8 萬精銳入關，²⁴對減輕戰鬥阻力自是不在話下。1931 年 2 月蔣介石幽禁立法院長胡漢民，促使粵系大老於同年 5 月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以謀反制。國民政府的再度分裂，自然又是關東軍另一減輕東北戰鬥力的大好時機。同年 7 月在廣東臨時政府的唆使下，石友三在華北叛變，關東軍為得漁人之利，趁機將亡命大連的閻錫山用專機送回太原，²⁵而東京的陸軍省總部也對石友三提供武器，²⁶冀望石

¹⁹ 劉鳳翰，〈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收入李雲漢主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2），頁 535。

²⁰ 石原莞爾，〈「戰史大觀」の由來記〉，收入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東京：經濟往來社，1980），頁 126-127。

²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 371-372。

²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台北：曉園出版，1994）下冊，頁 697-688。

²³ 當時的河北省省主席王樹常、平津衛戍司令于學忠皆出身東北軍。

²⁴ 劉鳳翰，〈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頁 548。

²⁵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 692。

²⁶ 〈石友三二兵器供給ノ件〉（1931年1月24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密大日記：

友三的叛亂與廣東臨時政府的討蔣北伐，能夠形成南北夾擊之勢。石友三叛亂雖未成氣候，但張學良爲了平亂，再調東北軍精銳 7 萬入關，²⁷對減輕關東軍的戰鬥阻力，自是裨益甚大。

1931年4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針對中國東北問題，提出一個三階段的解決方案：

第一階段：承認中國對東北有主權的框架下，剷除張學良，另樹立一個能配合日本政府需要的新東北王。

第二階段：不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在日本的武力支援下，扶植東北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第三階段：直接佔領東北，讓東北成為日本領土的一部。²⁸

根據這三階段方案，陸軍大臣南次郎也於同年的 6 月召集陸軍省及參謀本部的相關課長，組織研究小組，正式草擬武力解決東北之具體方案。不過，根據此一研究小組的研議結果，認爲武力解決東北，需眾多相關措施配套。此等配套措施，需時 1 年才能準備完成。因此，按陸軍省的正式見解是 1932 年 6 月以後，才能考慮出兵東北。²⁹

相較於東京陸軍總部需時 1 年之評估，關東軍確認為只需再 3 個月就可完成準備。雙方的評估有 9 個月的差距。至於差距的原因，來自於兩點，一則是關東軍生活起居於東北，對東北情勢的掌握，自然優於東京總部。二則是關東軍的起步甚早。如前所述，關東軍於 1929 年 7 月起，就利用參謀演習之名，對東北各戰略要地進行實地考察之事。再者，關東軍參謀部調查班也於同年的 7 月開始負責進行「滿洲占領研究」，此一計畫歷時 2 年，於 1931 年 7 月完成。計畫的重點，在於模擬關東軍佔領東北後的前 3 年，可能面臨

昭和6年》第2冊，原件。

²⁷ 劉鳳翰，〈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頁564。

²⁸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頁24-25。

²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391。

的各種挑戰，除了確立「以戰養戰」的基本戰略觀念以外，細節部份還包括治安的維繫、行政體系的建立、民生物質的調度、租稅制度的重整等。³⁰在研究計畫進行的同時，石原還於 1930 年 1 月起，每週六固定主持「占領研究」研討會，在參謀部全體參謀人員出席的情況下，對如何實踐占領提供補充意見。³¹此外，石原也於 1930 年 3 月時正式懇請滿鐵調查部的相關人員，為今後預定成立的占領當局代擬訂法律規章、經濟發展藍圖。³²

總言之，自 1929 年 7 月起就開始進行的東北占領計畫，所涵蓋的層面，不僅只是軍事武力的攻防戰，還包括占領後一連串的政治、經濟、行政、產業、交通等等配套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計畫皆不是經由中央政府規劃，而由關東軍全面一手包辦。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關東軍在第一時間內所發動的進攻模式，完全是照事前紙上作業規劃操作，³³而滿洲國成立後的行政措施，也是根據事先的規劃方針按部就班實施。³⁴這些計畫，皆是由石原負責整合。由此可一窺石原參謀作業功力之高以外，更可見他對東北圖謀之切。

自 1931 年 7 月占領研究計畫完稿以後，關東軍開始進入實踐計畫階段。在這之前的 1 個月，關東軍就派奉天特務機關的花谷正少校到東京總部尋求共識，對於他所帶來的計畫，雖然東京總部的負責事務的中間層幹部有些質疑，不過最後大家還是一致表示支持。這其中包括陸軍省的軍務局局長小磯國昭少將、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上校、動員課課長東條英機上校以及參謀本部的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中將、負責情報事務第二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中國

³⁰ 片倉衷，《戰線隨錄》（東京：經濟往來社，1972），頁12-13。

³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372。

³² 例如法律規章是委託調查課的法治室主任松本俠、產業發展是委託調查課俄國室的宮峽正義。這兩位接受委託研究的負責人，在滿洲國成立後相繼出任要職。松本俠為法治局長，宮峽正義為日滿經濟研究所所長。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372。

³³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收入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7：滿州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頁183。

³⁴ 片倉衷，《回想の滿洲國》（東京：經濟往來社，1972），頁36。

課課長重藤千秋上校等核心幹部。³⁵

此外，日本陸軍省於 1931 年 8 月在東京召開「軍司令官・師團長」的聯席會議時，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中將也利用朝鮮司令林銑十郎中將同時出席會議之便，懇請朝鮮軍在東北戰火一起時，就能揮軍支援關東軍。對於本庄的懇求，林是當面應允，在場者有陸軍省次長杉山元中將以及二宮治重、建川美次、小磯國昭等人。³⁶

凡此可見，在策動九一八事變之前，關東軍為得到友軍及總部支持，所做的一連串部署，甚為縝密。除了這些人際網絡的聯繫外，關東軍也得到一些實質性的幫助。例如 1931 年 7 月，為因應攻瀋陽城所需的 24 釐榴彈砲從東京秘密運送到瀋陽的日軍防區，就是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山應石原要求私下為關東軍所調度者。³⁷同年的 8 月至 9 月初，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在得知關東軍即將起事後，先後為關東軍籌措 10 萬 2 千日幣。關東軍原可動用的特支費是 1 萬日幣，³⁸如今，能多出 10 倍的金額可自由調度，自然裨益不淺。特別是這些費用大部流為收買東北地方軍閥所用，其對關東軍初期政治工作的開展當然助益甚大。

(二) 第一波的攻擊目標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上 10 時半，關東軍的獨立第 2 守備隊在瀋陽城北門外約 1 公里半柳條溝附近的南滿鐵路線上，安置炸藥並予以引爆。在造成鐵路被炸毀的現象後，獨立守備隊隨即轉向鐵路東側距現場只有 800 公尺之處東北軍駐紮的「北大營」全面進攻。³⁹

³⁵ 緒方貞子，《滿州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東京：原書房，1966），頁96。

³⁶ 緒方貞子，《滿州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頁96-97。

³⁷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424。

³⁸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頁407-408。

³⁹ 日本產經新聞社，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台北：中央日報，1976）第8冊，頁1-2。

不過，對於獨立守備隊破壞鐵路的自導自演行爲，關東軍總部並未如實向日本政府呈報，9月19日凌晨1時7分送到東京陸軍總部的電文是如此報告的：

18日晚上10時半左右，暴戾的中國部隊於瀋陽北方北大營的西側之處，破壞滿鐵鐵路，襲擊我守備部隊，並與趕往該處的我部份守備隊員發生衝突。據報：駐紮在瀋陽的第2獨立守備隊現正趕往現場中。⁴⁰

同日凌晨2時，第2封電報又到，內容如下：

破壞滿鐵鐵路者為北大營的中國部隊，為數大約為3、4個中隊，我軍虎石台中隊，⁴¹已於11時左右起與北大營的5、600人左右之中國部隊交戰中，目前雖已進佔北大營之一角，但是敵方不斷投入機關槍與迫擊砲，我中隊目前正苦戰中，野田中尉已受重傷。⁴²

第3封電報是同日凌晨3點到，內容爲：

基於前面所報導的狀況，板垣參謀已做出以下決定：

第1、獨立第2守備大隊，負責掃蕩北大營之敵蹤

第2、步兵第49連隊，負責攻瀋陽市

第3、獨立第5守備大隊，在接受獨立第2守備大隊隊長的指揮下，從北邊進攻北大營

第4、向第2師團請求主力部隊支援⁴³

19日早上7點55分，與關東軍相互呼應的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向陸軍發出的第1封電報，內容如下：

我軍在評估瀋陽方面狀況後，已於今天早晨從平壤的飛行第6連隊中，各抽調了戰鬥機及偵察機1中隊，派赴支援關東軍。再者，也準備從第20師團中抽調1混成旅團派赴瀋陽。此外，也在研商能否從

⁴⁰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3。

⁴¹ 虎石為地名，是關東軍第2獨立守備隊第4中隊的駐紮地。

⁴²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3。

⁴³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4。

第 19 師團中再多抽調一些部隊派赴支援。⁴⁴

從以上 4 封電報內容所交織而成的影像，所謂兩軍衝突乃是起因於中國東北軍破壞鐵路在先，隨即又襲擊守備鐵路線的關東軍在後。關東軍為求自衛，只得反擊，而朝鮮軍因見情勢危急，故擬緊急支援。

不過，在 19 日早上 10 時所召開的內閣緊急會議上，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提出一連串電報，內容卻與陸軍大臣南次郎所持者，大相逕庭。這些從外務省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發出的電報中，指出柳條溝附近的鐵路線時逢整修，是當時連關東軍都不准進入的地段，所謂守備鐵路線的關東軍在柳條溝附近被襲，本身就是謊言。再者，中國東北軍在被攻擊後並無反擊，省長臧式毅已表明採不抵抗態度，除了北大營的中國軍已於 19 日凌晨 2 點半從東邊撤出外，瀋陽城內的所有主要政府機構也於 19 日早晨由關東軍的步兵 29 聯隊全面進駐。⁴⁵

既然，外務省的消息來源證實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是關東軍自導自演，不准擴大爭端，就成為緊急內閣會議的惟一結論。面對此一結論的陸軍大臣南次郎，首要之舉就是阻止朝鮮軍對關東軍的增援。19 日中午 12 點 30 分，參謀總長發電給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要求他撤銷派兵增援關東軍的決定。在發給林司令官之同時，又發出 2 封電報，一封是給已在赴瀋陽路上的第 39 旅團旅長，要求他就地駐留；另一封是發給守衛邊界的新義州守備隊隊長，要求他不准第 39 旅團越過邊界，部隊必須停留在韓國境內。至此，除了早上已飛走了 2 個中隊的飛機，其餘朝鮮軍的增援部隊，皆停留在新義州中韓邊界處。⁴⁶

至於中國東北方面，早上 11 時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率主要幕僚從遼陽抵達瀋陽。此刻的瀋陽已完全落入關東軍之手，南滿線外的 2 個外圍要地，一是營口線上的營口市，另一是安奉線上的鳳凰城，也已由日軍控制，只剩

⁴⁴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6。

⁴⁵ 鹿島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史 第 18 卷：滿州事變》（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3），頁 94-96。

⁴⁶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8。

長春還在激戰中。不過，東北政權的要角們皆已失蹤，東北政權的行政組織顯已瓦解。⁴⁷同日下午 5 時 40 分，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就以東北地區軍事行動異常順利，目前可謂是一舉囊括東北的最好時機，電請中央能支援 3 個師團兵力，以便維護整個東北地區的治安，至於 3 個師團在東北的花費則由關東軍負責籌措。⁴⁸

然而，陸軍中央一口回絕，陸軍大臣與參謀總長皆分別回電表達了政府不准擴大爭端的指令。⁴⁹隨後關東軍也接到朝鮮軍司令官的來電，得知朝鮮軍因受限於軍令，已不能履行諾言派軍支援東北。⁵⁰這一連串出人意外的消息，頓使關東軍手足無措。

援軍不到，自然無法擴展戰線，戰線不擴大，改變現狀的機會就不大，這也是關東軍恐慌的緣由。⁵¹在關東軍總部束手無策之時，他們只得問計於事變當天抵達瀋陽的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建川美次，⁵²建川建議將九一八事變的目的定位於打倒張學良，以及另扶植一位能聽命於日本要求的新東北王。不過，對於建川的建議，以板垣及石原為首的關東軍參謀無法接受，關東軍的理想是將東北直接納入日本版圖由日本直接統治。⁵³

9 月 19 日關東軍總部與建川之間的籌商會議並沒有結論。不過，20 日再度召開的籌商會議中，建川提出 3 點新建議：第一、將軍事行動控制在哈

⁴⁷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83。

⁴⁸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28。

⁴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28。

⁵⁰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84。

⁵¹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84。

⁵² 關東軍原本預定於9月28日起事，但事前大規模武器彈藥的調度，也早引起日本國內的注意。元老西園寺公望為阻止關東軍的暴行，首先向天皇建言。天皇也於9月11日召見陸軍大臣南次郎時，要求南注意軍紀。南於9月12日拜訪西園寺，西園寺明言，東北為中國領土，有關東北問題應由外務省出面解決，要求他切不可讓關東軍擅自行動。為此，南特派建川攜帶親函要求關東軍放棄軍事行動。惟建川要來東北以及來之目的，關東軍也經其他管道早已得知，故臨時決定將起事提前於18日發動。至於建川本人原本也無意阻止關東軍發動軍事行動，因而於18日下午7點5分抵瀋陽時，並不直接趕赴軍部，反而是與接待幕僚先赴飯店買醉，藉此擺脫責任。不過，也因有此淵源，九一八事變當時，建川也在瀋陽。

⁵³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84。

爾濱以南；第二、出兵吉林及洮南；第三、放棄納東北為日本版圖之計畫，應轉向扶植溥儀，以建立傀儡政權之方式，達到控制東北之目的。⁵⁴

建川的建議，目的有二，一是消除軍方首長們⁵⁵的虞慮，一是為朝鮮軍入東北解套。掌控東北，不僅是關東軍夢寐以求之目標，也是軍方首長們的共同心願。不過，東北向來是日本與蘇聯分庭抗禮的局面，洮南以南世稱南滿，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區；洮南以北則是北滿，自帝俄時代以來便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區。是以，關東軍若能將軍事行動範圍限定在南滿地區，而不去招惹蘇聯，日蘇衝突可望避免，在這樣的前提下，自然較易爭取軍方首長們的認同。其次，維繫中國領土完整，可謂是第一次世界戰後，列強在東亞地區所達成的共識之一。1921年的九國公約，就是反映此一精神的最佳指標。做為簽約國之一的日本，若公然毀約擅自併吞東北，不僅有損日本清譽，也會招到列強的共同反制。職是之故，關東軍若能放棄直接佔領方案，由東北民眾自立政府，則日本政府就不必背負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之惡名，與列強對決之局面也可倖免。換言之，關東軍若能在不損日本顏面與不激化日本與列強的緊張關係的話，關東軍欲控制南滿之軍事活動，自然較易取得陸軍首長們的支持。

建議出兵吉林與洮南，是為了製造新的緊張局勢，好為朝鮮軍創造越境支援活動的機會。誠如日籍學者島田俊彥所指陳，陸軍首長們於19日中午就命令這批朝鮮增援軍在中韓國界交接處的韓國境內待命，表面上雖然阻止他們不准前進，可是又不下令叫他們回防。故意讓這批軍隊就地紮營，無非是等待解套的契機。也就是說，因內閣決定不准升高衝突層次，故陸軍首長們為了敷衍內閣不得不禁止這批增援部隊赴東北，但內心並不反對他們去幫忙，因此也不急著要部隊回防，反而認為事緩則圓，期盼能伺機再動。⁵⁶建川建議出兵吉林與洮南，就是針對這些陸軍首長們的思緒而提出的解套方

⁵⁴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85。

⁵⁵ 是指陸軍三長官，包括陸軍大臣、參謀總長、教育總督。

⁵⁶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14。

案。吉林與洮南雖然皆不在南滿鐵路線，不過前者位於長吉線(長春到吉林)，後者位於四洮線(四平街到洮安)，2 條線皆是日本投資，兩條線自然也是日本勢力範圍區。如今，若藉口護僑出兵兩大都市，一則可造成南滿鐵路線上的防務空虛，二則就可利用此一新藉口，要求朝鮮軍越境增援。

關東軍的參謀們都認為建川的建議是解套良機，願意遵奉而行，只是司令官本庄繁對出兵吉林頗為難，經過與板垣兩小時的閉門協商之後，⁵⁷才於 9 月 21 日凌晨 3 點出兵吉林。為了迴避總部方面的牽制，關於吉林出兵之事宜，是當天的早上 6 點才呈報。也就是說，在造成既成事實後，再逼總部接受。⁵⁸

建川的建議，果然有效。21 日早上 10 點所召開的內閣會議中，朝鮮軍應否越境增援的議題雖然再遭否決。⁵⁹可是當天下午 1 時，卻已傳出朝鮮軍第 39 旅團越境之消息。⁶⁰

朝鮮增援軍的越境，則由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個人決定。也就是說，此次軍隊調度並不是奉陸軍司令部命令行使。⁶¹據日本憲政體制，軍隊屬天皇所有，任何軍隊調度，皆得事先經天皇同意。若依正常程序，軍隊的調度計畫，得先由參謀總長向天皇報告，得到天皇裁可後，才得將調度計畫轉交給陸軍大臣，陸軍大臣依此計畫擬定執行流程，並針對執行流程，再度向天皇報告，天皇裁可後才得執行。⁶²至於有關海外用兵，因涉及經費的核定，在軍事首長向天皇請示前，還多了一重需要內閣會議通過的程序。⁶³

朝鮮軍司令官在沒有接到陸軍司令部命令之前，就擅自派兵越境，當然是違法亂紀。如何處置自然就成為檢驗陸軍首長們對九一八事變的基本態

⁵⁷ 本庄繁於1925年至27年出任日本駐中國公使館武官代表時，板垣征四郎是他的副官，是以，兩人曾有多年共事經驗，私人情誼自非其他同僚可比。

⁵⁸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88。

⁵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16。

⁶⁰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16。

⁶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18。

⁶²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117。

⁶³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6。

度，同時也成爲觀察軍方與政府鬥爭成敗的指標。不過，對關東軍而言，朝鮮軍的支援，不僅可增加戰鬥力以外，更可增加與日本國內政治鬥爭的籌碼。在朝鮮軍來援的鼓舞下，關東軍更可肆無忌憚的展開他的侵略計畫。

9月21日的出擊吉林計畫，異常順利，因爲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已將原防守吉林省城的步兵第25旅及長官公署衛隊團調離至省城8公里以外，讓關東軍兵不血刃就佔領吉林。⁶⁴

在關東軍手上的棋子裡，熙洽只是最先浮出的一顆。當朝鮮軍來援後，關東軍也逐一展開原先的部署。首先，9月21日奉天市政府成立，由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出任代理市長。⁶⁵接著9月22日，提出滿蒙獨立方案，確定擁立溥儀爲首建立一個涵蓋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4省的獨立政權，在地方派系方面，將以鎮守使爲名，將上述省劃分爲5區，由以下5人分疆爲治。

熙洽：吉林地區；張海鵬：洮寧地區；湯玉麟：熱河地區；于芷山：東邊道地區；張景惠：哈爾濱地區。⁶⁶

這5位鎮守使，當然都是關東軍事先埋好的伏線。熙洽原爲吉林省代理主席、吉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長，他的向背，自然關乎整個吉林軍的走向。關東軍兵不血刃就佔領吉林城，他居功甚大。湯玉麟爲熱河省現任主席，掌握他就雷同掌握熱河省。張海鵬原爲洮寧鎮守使署，于芷山原爲東邊鎮守使署，兩人在張學良主政時代就本是地方一霸，而關東軍則以承認他們現有地位來換取他們對關東軍的忠誠。張景惠原爲東北政界耆老，早年與張作霖、張作相義結金蘭，與張作霖淵源非比尋常。張作霖主政時代就歷任要職，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時，還是現任的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議長、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東省特區長官。依張之資歷，能爲關東軍所用，自然有助於關東軍對既有勢力的安撫。

⁶⁴ 青木得三，《太平洋戰爭前史》（東京：學術文獻善及會，1956），卷1，頁169。

⁶⁵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攻略日誌〉，頁188。

⁶⁶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攻略日誌〉，頁189。

掌握南滿鐵路，可謂是關東軍的首要作戰目標。首先，掌握運輸線，確保軍隊調動自如，本來就是作戰要務。除了軍事目的以外，南滿鐵路沿線的 25 個城市，向來就是東北的精華區。掌握了鐵路，自然也就得以掌握這些沿線都市，掌握了這些精華區，東北也就大致底定。是以，9 月 18 日晚上 10 時半起所展開的軍事行動中，緊接北大營、瀋陽、長春以後，順序展開者為營口、鳳凰城及安東。拿營口是爲了防堵錦州方面東北援軍的反擊。拿鳳凰城及安東是爲了確保安奉線的運輸順暢，以便朝鮮軍能利用安奉線適時支援關東軍。⁶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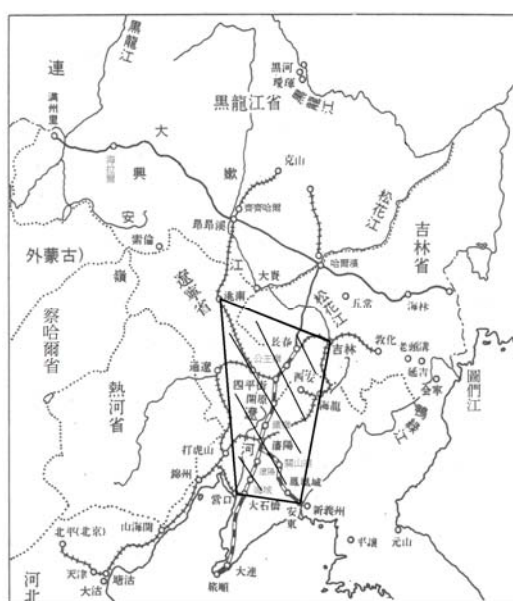
附圖2：9月18日關東軍第一波攻擊目標

在拿下營口、鳳凰城及安東等南滿線的外圍要地以後，關東軍緊接的第二批軍事目標是鞍山、海城、開原、鐵嶺、撫順、四平街、本溪湖等南滿線上的重要都市。這些軍事占領目標皆於 9 月 19 日就已完成。⁶⁸9 月 20 日至

⁶⁷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收入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11：續・滿州事變》，頁306。

⁶⁸ 〈九一八事變及遼吉黑三省之淪陷〉，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新店：國史館，1981)，頁8。

25日第三批軍事目標是吉林、熊岳、昌圖、遼源、通遼、洮南、新民等重要城市。⁶⁹吉林為吉林省省會，為吉林省中樞，熊岳、昌圖位於南滿線上，新民、遼源、通遼、洮南為分散於遼河的內外兩側之戰略要地，掌握此等要地就可封鎖遼河。⁷⁰也就是說，控制了新民、通遼等地就可防止東北軍借道遼河反攻。



附圖3：9月21日止關東軍的控制區域

在關東軍原來的計畫裡，並未預期東北軍居然會不抵抗。因而 9 月 18 日的計畫中，原來進攻的目標只有 5 處，分別為北大營、瀋陽、營口、鳳凰城、安東。在兵力分配上，獨立守備第 2 大隊主攻北大營、獨立守備第 3 大隊主攻營口、獨立守備第 4 大隊主攻鳳凰城及安東、獨立守備第 1 大隊、第 5 大隊、第 6 大隊及第 2 師團主力則集中進攻瀋陽。⁷¹換言之，軍事目標有 5 處，但超過 50% 的兵力是放在進攻瀋陽。瀋陽原本是東北步兵第 7 旅的防區，

⁶⁹ 〈九一八事變及遼吉黑三省之淪陷〉，頁 8。

⁷⁰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10。

⁷¹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06-307。

不過第 7 旅的主力是駐紮在北大營，總兵力 9,700 多人中，只知有 8,000 人左右是集中駐防於北大營，留守瀋陽者數目不詳，但估計人數不多。此外瀋陽城外有一東大營，估計有 2,500 東北軍。不過，東大營為東北講武堂所在地，所謂 2,500 人大部分是在此進修的在職軍官及學生兵，武器裝備及戰鬥力自然不能和正規軍相提並論。⁷²

關東軍的以寡擊眾的戰略，在北大營及長春戰役有最主要的發揮。參加攻擊北大營的日軍約 500 人，由於有 24 釐榴彈砲的支援，再加上已有多次夜間模擬演習的經驗，因而佔盡攻其不備之優勢。⁷³反之，由於東北軍堅守不抵抗政策之命令，除了第 620 團因被包圍，為求突破而與日軍有衝突以外，其餘 621 團、619 團，早在日軍展開攻擊的同時，就開始撤退。北大營之役的主要表現在 620 團的突圍戰中，雙方的傷亡也集中在此一戰役。其中日軍死 2 人傷 22 人，東北軍死 320 人、傷 20 人、⁷⁴失蹤 483 人。⁷⁵

相較於北大營，瀋陽的攻防戰更屬單純。日軍負責首攻瀋陽城的，是由駐紮在瀋陽的步兵第 29 聯隊，除此之外，駐遼陽的第 2 師團主力步兵 16 聯隊，駐公主嶺、鐵嶺、鞍山等地的獨立第 1 大隊、第 5 大隊、第 6 大隊，以及駐旅順的步兵 30 聯隊及野戰砲兵大隊，也都奉命支援進攻瀋陽城。⁷⁶第 29 聯隊於 9 月 18 日晚上 11 點 30 分開始發動攻擊，奮勇抵抗者為瀋陽市內的警察大隊，有 75 名警察在防城戰中喪生。⁷⁷第 29 聯隊於 9 月 19 日凌晨 2 點 15 分攻破城牆，於 3 點 40 分佔領全城。而奉命增援的第一批援軍第 2 師團主力及步兵第 16 聯隊到達瀋陽時已是凌晨 5 點。⁷⁸換言之，在沒有援軍支援

⁷²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88-89。

⁷³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08。

⁷⁴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Tokyo: The League of Nations Association of Japan, 1932), pp. 115-118.

⁷⁵ 日本產經新聞社，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 8 冊，頁 8。

⁷⁶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06-308。

⁷⁷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p. 116.

⁷⁸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p. 116.

下，約 600 兵力的第 29 聯隊即已單獨完成任務。佔據瀋陽城後，緊接著由第 2 師團負責接收兵工廠、飛機場以及東大營，⁷⁹整個接收過程於下午 1 時完成，未遭受任何抵抗。瀋陽之役，關東軍 7 人受傷，東北軍 30 人死亡。⁸⁰

長春原本不是關東軍的首批作戰目標，根據石原莞爾最初擬定的作戰計畫，原先駐紮在長春的所有部隊將全部抽調到瀋陽支援攻城戰。不過，9 月 18 日當晚擬執行此等作戰計畫時，遭到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的反對，本庄認為長春的關軍東應仍駐紮原地，伺機而動。是以，9 月 19 日凌晨 1 時 30 分關東軍下動員令時，駐長春的步兵第 3 旅團的任務為進入備戰體制。換言之，關東軍將其列為後備部隊，是否出動支援瀋陽，當視時機而定。⁸¹

當第 3 旅團得知瀋陽攻城戰異常順利時，旅團司令官長谷部照悟少將就臨時決定留在長春攻城。他於 3 點 5 分下達攻擊令。⁸²主攻部隊為步兵第 4 聯隊，兵力將近 1 千。主要戰鬥區為寬城子兵營及南嶺兵營，寬城子兵營為東北獨立步兵第 23 旅防區，南嶺則為獨立步兵第 25 旅及砲兵第 19 團防區，⁸³總兵力約 1 萬人，⁸⁴不過，步兵第 23 旅於得知瀋陽被攻擊後，就將該旅撤往雙陽城，只留下第 663 團的第 2 營留守。但是第 2 營卻奮勇迎敵，使日軍於 19 日早上 11 時才拿下寬城子。⁸⁵南嶺兵營的戰鬥則持續更久，因此獨立第 1 守備隊及騎兵第 2 聯隊先後投入戰場。除此之外，關東軍還緊急從瀋陽戰場抽調步兵第 30 聯隊、野戰砲兵第 2 聯隊第 2 大隊派赴長春支援。⁸⁶在日軍增援部隊源源不斷而來時，駐守南嶺的第 25 旅及砲兵第 19 團於 19 日下午 2 點 30 分突圍，南嶺也因守軍的撤離，隨即為日軍佔領。在寬城子及南嶺兩大兵

⁷⁹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08。

⁸⁰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p. 116.

⁸¹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06-307。

⁸²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08。

⁸³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91-92。

⁸⁴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p. 121.

⁸⁵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91。

⁸⁶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 308-309。

營的戰鬥順利結束後，日軍即刻進軍長春城內，長春城內沒有顯著的抵抗，晚上 10 時長春全城為日軍控制。⁸⁷長春之役，日軍死亡 67 人，受傷 88 人，⁸⁸東北軍死亡 218 人，受傷 199 人。⁸⁹

綜上所述，關東軍之臨時要攻長春，完全是因受瀋陽大勝之鼓舞而起。關東軍原本策略是以搶攻瀋陽為核心。所以用 500 關東軍去進攻 8,000 人東北軍駐守的北大營，並無必勝的把握，目的只是為了牽制北大營的東北軍，避免關東軍在進攻瀋陽城時有腹背受敵之虞。也就是說，關東軍的最初設計，是不計任何犧牲，先拿下瀋陽，其次保安奉線。拿瀋陽，為了建根據地，保安奉，是為確保朝鮮軍能順利赴援。是以，若關東軍能在第一時間內建立根據地，朝鮮軍又能及時支援，則關東軍可保不敗之地。再者，雙方軍事衝突擴大，關東軍也可以此為藉口，要求國內派軍支援。從國內派軍，前後也不過只要 11 天的行程來看，⁹⁰關東軍原本就是準備打一場硬戰。

(三)「一戰二和三撫」的作戰方略

在第一階段的軍事行動中，如前面所述，除了長春稍有戰鬥以外，北大營及瀋陽皆是零星衝突，營口、鳳凰城、安東則是東北軍毫無警覺意識下被解除武裝。⁹¹至於其他滿鐵沿線及遼河兩側要塞等城市的佔領，就如同當時國民政府特種外交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顏惠慶所指稱的，「我軍按站撤退，日軍按站占領，無殊彼此換防」。⁹²

⁸⁷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92。

⁸⁸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p. 121.

⁸⁹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92。

⁹⁰ 這是根據1931年12月的派兵實例推算。當時日本陸軍中央為了進軍錦州，擬增派1個混成旅團、1個戰車隊，1個十五榴砲大隊支援關東軍。從12月17日取得派軍許可，到3支部隊分別於12月26日至28日完成登陸大連時止，總計11日。

⁹¹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頁308。林銑十郎，《滿州事變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96)，頁11。

⁹² 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1973)，頁165。

當時東北軍的主力主要是在遼寧及吉林 2 省。而編制上則冠上獨立旅之名，至於以省為名的駐軍只以黑龍江省為限，但兵力及裝備皆不如獨立旅等的正規軍。⁹³至於遼寧省內有 3 支部隊編號較特殊，各為東邊鎮守使署、洮寧鎮守使署，興安屯墾軍，這是因應特殊地緣關係。東邊鎮守使署的防區為遼東地區，也就是中韓邊界一帶，洮寧鎮守使署與興安屯墾軍的駐守防區緊鄰外蒙古及察哈爾省，為滿漢蒙人雜居之地。其軍隊編配如下：⁹⁴

附表1：東北軍駐遼寧省部隊一覽表

隊號	區分	主官	駐地	兵力	馬匹	槍械	備考
獨立步兵第7旅		王以哲	瀋陽	9776	874	4772	
獨立步兵第12旅		張廷樞	錦縣	9894	821	4772	
獨立步兵第19旅		孫德荃	打虎山	9487	765	4772	
獨立步兵第20旅		常經武	昌圖	11087	868	4772	
獨立騎兵第3旅		張樹森	通遼	3778	2760	2158	
獨立砲兵第8旅		劉翰東	錦縣	2372	2063	557	重炮24門
輜重教導隊		牛元峰	溝幫子	2024	946	960	
東邊鎮守使署		于芷山	山城鎮	9724	2310	4772	
洮遠鎮守使署		張海鵬	洮南	9695	3174	2158	
興安屯墾軍		苑崇古	洮安	9874	583	4772	
航空司令部		張煥相	遼寧	995		58	飛機262架
共 計				78706	15164	34523	

資料來源：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06。

附表2：東北軍駐吉林省部隊一覽表

⁹³ 〈黑軍重創日寇〉，《申報》（上海），1931年11月14日。

⁹⁴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06-107。

區分 隊號	主官	駐地	兵力	馬匹	槍械	備考
獨立步兵第21旅	趙芷香	寧安	9248	864	4772	
獨立步兵第22旅	蘇德臣	雙城	9437	864	4772	
獨立步兵第23旅	李桂林	長春	9341	868	4772	
獨立步兵第24旅	李 杜	依蘭	9341	864	4772	
獨立步兵第25旅	張作舟	吉林	9349	869	4772	
獨立步兵第26旅	邢占清	哈爾濱	9481	862	4772	
獨立步兵第27旅	吉 興	延吉	9382	870	4772	
獨立步兵第28旅	丁 超	哈爾濱	9473	874	4772	
獨立騎兵第7旅	常堯臣	農安	3778	2760	2158	
炮兵第19團	穆純昌	長春	2114	782	566	野炮36門
共 計			80944	10477	40900	

資料來源：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06。

附表3：東北軍駐黑龍江省部隊一覽表

區分 隊號	主官	駐地	兵力	馬匹	槍械	備考
獨立騎兵第8旅	程志遠	滿洲里	3509	876	4772	
炮兵第20團	樸炳珊	泰安鎮	2072	771	556	野炮36門
省防步兵第1旅	張殿九	扎蘭屯	3574	825	4772	
省防步兵第2旅	蘇炳文	海拉爾	3985	796	4772	
省防步兵第3旅	馬占山	黑河	3652	883	4772	
省防騎兵第1旅	吳松林	呼蘭	3103	2189	1820	
共 計			19895	6340	21464	
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			179545	31981	96887	飛機262架
總 計						火炮96門

資料來源：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07。

依附表 1 所示，九一八爆發前夕，東北軍在遼寧省留守的有 4 個步兵旅、1 個騎兵旅 1 個砲兵旅、1 個教導隊、2 個鎮守使署、1 個屯墾軍、1 個航空司令部。以上部隊中，除了 2 個鎮守使署是率眾投降日軍，屯墾軍遠走黑龍江省，航空司令部名存實亡，所屬飛機 262 架全數被日軍所擄以外，⁹⁵其餘部隊還屬完整，這些部隊先撤至錦州，爾後又奉張學良令再撤入關內。

儘管，在奪取南滿線的初期戰略中，關東軍原本準備是要打一場硬戰的，不過，在面對 120 餘萬平方公里，面積約為 3 個日本大的東北時，關東軍也有因人、因地之異，而設計不同的作戰模式。換言之，除了「戰」以外，關東軍還有「和」與「撫」等不同的配套策略。面對遼寧省的東北軍，關東軍主「戰」，因為他們是張學良的嫡系部隊，忠誠度高於其他兩省，在訓練及裝備上，也優於其他兩省。至於對付吉林省，關東軍是主「和」的。

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原本就是關東軍預埋的伏線。熙洽除利用九一八之變，不僅打算將吉林省的軍政大權獨攬於一身，更企圖利用投身關東軍的機會，具體落實他在吉林省的權勢與地位。9 月 28 日，他正式宣佈獨立，同時並以新省長身份發表以下命令：第 24 旅旅長李杜為依蘭警備司令、第 21 旅旅長趙芷香為綏寧警備司令、第 23 旅旅長李桂林為吉林警備司令、第 26 旅旅長邢占清為哈長警備司令、第 22 旅旅長蘇德臣為警備長官、騎兵第 7 旅旅長常堯臣為農安警備司令、吉林參議為吉林省城司令。⁹⁶此外，10 月 5 日，他任命第 27 旅旅長吉興為延吉警備司令。⁹⁷爾後他又任命第 28 旅旅長丁超為東鐵護路軍總司令。⁹⁸

⁹⁵ 不過在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的日記中，卻記載擄獲 70 架飛機，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可用。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91。林銑十郎，《滿州事變日誌》，頁 22。

⁹⁶ 林銑十郎，《滿州事變日誌》，頁 38-39。

⁹⁷ 林銑十郎，《滿州事變日誌》，頁 41。

⁹⁸ 〈龍江失守經過〉，《申報》（上海），1931 年 11 月 25 日。

附表4：東北軍投敵表

隊號	區分	主官	駐地	兵力	馬匹	槍械	備考
吉 林	獨立步兵第21旅	趙芷香	寧安	9248	864	4772	
	獨立步兵第22旅	蘇德臣	雙城	9437	864	4772	
	獨立步兵第23旅	李桂林	長春	9341	868	4772	
	獨立步兵第24旅	李 杜	依蘭	9341	864	4772	
	獨立步兵第26旅	邢占清	哈爾濱	9481	862	4772	
	獨立步兵第27旅	吉 興	延吉	9382	870	4772	
	獨立步兵第28旅	丁 超	哈爾濱	9473	874	4772	
	獨立騎兵第7旅	常堯臣	農安	3778	2760	2158	
	砲兵第19團	穆純昌	長春	2114	782	566	野炮36門
遼 寧	東邊鎮守使署	于芷山	山城鎮	9724	2310	4772	
	洮遼鎮守使署	張海鵬	洮南	9695	3174	2158	
共 計				91014	15092	43058	野炮36門

若將熙洽所封的新貴名單與附表 2 東北軍留駐吉林部隊的編號相比較，就可發現原東北軍系統中的 8 個步兵旅、1 個騎兵旅、1 個砲兵團，有 7 個步兵旅、1 個騎兵旅接受召編。沒有和熙洽一起投靠關東軍者只有 1 個步兵旅及 1 個砲兵團。分別為步兵 25 旅及砲兵 19 團。這兩支部隊原本是據守在長春的南嶺兵營，也是事變初期唯一與關東軍有實際交手的部隊，砲兵團在突圍戰中已被打散，而 25 旅在旅長張作舟率領下避居榆樹、賓州一帶，爾後並投效設在賓州的吉林省政府。⁹⁹

熙洽這一顆棋子，就能讓吉林省 85%的步兵、100%的騎兵旅放棄抵抗甘願接受關東軍收編，由此也可見証了關東軍在政治謀略上的成效。對付黑

⁹⁹ 〈丁李致國聯調查團書〉，《申報》(上海)，1932年4月24日。

龍江省，關東軍則以「撫」爲主軸。黑龍江省俗稱北滿，原本就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區，日本在當地本無勢力，借用特區長官，也就是東北政界耆老張景惠在東北政界、軍界的影響力，安撫黑龍江省的地方勢力，是關東軍在事變初期擬定的政治謀略。

9月20日，關東軍的高級參謀板垣在瀋陽市與張景惠進行磋商；9月23日，張景惠根據計畫啓程返哈爾濱市，隨行者還有日人新井宗治。¹⁰⁰哈爾濱爲中東鐵路的中心，因特殊地緣關係，周邊地區雖屬於吉林省，但哈爾濱卻劃歸爲東省特別區。張景惠因貴爲特別區長官，在事變爆發後就趕回任區，其本人動靜自然廣受矚目。「安定北滿，維持舊體制」是當時他回哈爾濱的口號，喊出這個口號，也讓時人將他比喻爲庚子拳亂時期倡導東南自保運動的張之洞。在事變初發，大家都摸不清方向之際，張景惠的安定北滿之口號，最能安撫人心。所以他的政策，不但獲得駐哈爾濱的21國領事的一致支持，也得到代表中東鐵路的蘇聯理事支持。¹⁰¹甚至，國民政府也於1931年10月12日在哈爾濱設吉林省政府的行署。¹⁰²

張景惠角色的成功，自然也代表關東軍佈線的成功。不過，關東軍除了張景惠之外，也準備了另一顆棋子，那就是原遼寧鎮守使張海鵬。張景惠不比熙洽，他的特區長官地位和黑龍江省的地方官僚，沒有上下主從的權力隸屬關係。關東軍重用他，是因關東軍不僅在黑龍江省甚至整個北滿地區，本來就沒有任何可使力之處。借重他，是欲納哈爾濱作爲前進北滿地區的橋頭堡。可是，張景惠手上並無一兵一卒，僅憑聲望，當然不可能達成任務。起用緊鄰黑龍江省的洮南鎮守使張海鵬，讓張海鵬先用武力威嚇一番，就是關東軍在事變初期對付黑龍江省的手段。

從9月28日起，大規模的武器、資金及軍服陸續的送往張海鵬的駐防

¹⁰⁰ 片倉衷，《戰線隨錄》，頁42。

¹⁰¹ 田布衣，〈東北抗日英雄平話〉，收錄於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新店：國史館，1981），頁495、506。

¹⁰² 〈東北義勇軍抗日大事記〉，收錄於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新店：國史館，1984），頁855。

地洮南，¹⁰³張也於 10 月 1 日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張海鵬自稱「邊境保安司令」，並開始從洮南循洮昂鐵路北上，目標是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¹⁰⁴黑龍江省主席原為萬福麟，事變爆發時，他正在北平，為阻止張海鵬的北上，他於 10 月 12 日任命省防兵第 3 旅旅長馬占山為代理省主席。¹⁰⁵馬在接任代理主席之後，立即令嫩江守軍將架在齊齊哈爾南方約 70 公里的嫩江上的鐵橋破壞，¹⁰⁶遏阻張海鵬的軍隊前進。¹⁰⁷由於關東軍已於 10 月 12 日下令要求張海鵬必須於 15 日展開攻擊，¹⁰⁸張的部隊乃於 15 日強行渡河，卻不料受阻於嫩江西岸的屯墾軍。這批屯墾軍原屬於遼寧省系統，防區為洮安一帶。因事變初期，張海鵬在洮南叛變，南下之路被阻，屯墾軍在旅長苑崇毅率領之下，只得北上，寄居於嫩江西岸，¹⁰⁹兵力 3 團，人數約為 9 千餘人。¹¹⁰

嫩江之役，可謂事變以來東北軍的首次捷報，也為東北軍洗雪事變以來不敢戰的恥辱。不過，對關東軍而言，北滿是他必得之地，既然傀儡部隊不能戰，那就自己出馬。首先，關東軍以嫩江鐵橋為日本財產為由，¹¹¹限馬占山 1 週以內修好，否則日本自行處理，必要時也不惜使用武力。¹¹²對於關東軍的要求，馬占山當然無法同意。是以，11 月 4 日關東軍除動用張海鵬的 7 千偽軍以外，並編了一個嫩江支隊：以步兵 16 聯隊為主力，再配備 1 個大

¹⁰³ 根據關東軍參謀片倉衷的記載，9月28日提供張海鵬3,000支槍，1萬套制服，10月2日又提供3,000支槍，1萬套制服，10月9日再提供20萬軍費，10月30日又補送3,000套制服。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96、198、206、238。

¹⁰⁴ 日本產經新聞社，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8冊，頁66。

¹⁰⁵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855。

¹⁰⁶ 栗直，〈抗日名將馬占山〉，收錄於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新店：國史館史料處，1984），頁25。

¹⁰⁷ 日本產經新聞社，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8冊，頁66。

¹⁰⁸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10。

¹⁰⁹ 〈黑軍抗日苦戰記〉，《申報》（上海），1931年11月26日。

¹¹⁰ 參見附表3，頁192。

¹¹¹ 嫩江鐵橋位於洮昂鐵路線上，這一條鐵路興建時的資金是向日本貸款，而貸款的擔保就是鐵路本身。此刻，日本以債務還沒償清為理由，主張鐵橋應可等同視為日本政府所有。

¹¹²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50-54。

隊的野砲兵，2個中隊的工兵，合計1,544人的部隊向嫩江進攻。¹¹³

戰役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1月4日至6日的嫩江攻防戰。戰火集中於大興站，日軍要強行渡河，東北軍隔江對峙。戰火持續3日，因日軍有空軍助陣，大興站不支淪陷，第一階段戰役也就結束。大興站為控制嫩江的門戶，拿下大興站，關東軍就可安心修橋，軍事的補給，自然源源不斷。¹¹⁴

第二個階段在11月14日至19日。11月13日，關東軍修好嫩江橋，增援部隊陸續到達後，於14日開始進攻，目標是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關東軍動員近13,000兵力，其中偽軍7,000人，日軍5,900人，可謂是事變以來投入最大的兵力。¹¹⁵東北軍方面，整個黑龍江軍系皆已動員，其中包括4個步兵旅、2個騎兵旅、1個砲兵團、1個軍署衛隊團，¹¹⁶參戰人數為11,800人。¹¹⁷日軍不僅在人數上已佔優勢，在火力上更是強盛，除了空軍助陣以外，還有戰車攻堅。整場戰役，在馬占山部於11月19日退出省城，而告結束。此役東北軍死600人，傷500人；關東軍死56人，傷126人。¹¹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戰役是在極寒地域開展，尤其還要渡江，雙方都為此付出重大代價。例如苑崇毅的屯墾軍，於11月初為佈防嫩江橋東岸，因無船隻，所有砲兵將砲彈頂於頭上，裸體渡河，水深及肩，冰寒澈骨，凍死者就有1百餘人。¹¹⁹而關東軍在整個嫩江戰役也有996人凍傷。¹²⁰

嫩江之役，不僅讓關東軍領教到黑龍江軍善戰之本領，也讓關東軍見識到馬占山在軍事及政治領域上的才華。尤其是11月17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

¹¹³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96-97。

¹¹⁴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96-97。

¹¹⁵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98。

¹¹⁶ 參與此次戰鬥者有省防步兵第1、2、3旅，獨立騎兵第8旅、省防騎兵第1旅、砲兵第20團、軍署衛隊團以及興安屯墾軍改編的1個步兵旅。

¹¹⁷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98。

¹¹⁸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98。參謀本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ノ概要》（東京：嚴南堂書店，1972），頁60。

¹¹⁹ 〈黑軍抗日苦戰記〉，《申報》（上海），1931年11月26日。

¹²⁰ 參謀本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ノ概要》，頁60。

馬占山為黑龍江省政府主席，¹²¹更讓馬占山名符其實，在省內享有無人可比的聲望。11月19日日軍進佔齊齊哈爾後，對退居海倫的馬占山並沒有乘勝追擊，反而是多般討好。12月8日板垣親赴海倫邀馬占山到哈爾濱談和解，¹²²馬占山也在關東軍斡旋下，於12月11日到哈爾濱與張景惠會談。¹²³此次會談，雙方達成和解，關東軍支付20萬給馬作為裁軍費用，馬同意放棄抵抗，並同意參與「滿洲國」的建國以及出任新政府組織下的黑龍江省省長。¹²⁴

馬占山的妥協以及在錦州的遼寧省政府行署於1932年1月1日移灤州，原駐錦州軍隊向關內撤退，整個東北除吉林省內的榆關、賓縣一帶還有28縣市掛中華民國旗幟以外，¹²⁵其餘地區皆聽命於關東軍。可以說自1931年9月18日起至1932年1月1日止，關東軍在「一戰二和三撫」的策略下，於105天之內，就成功的瓦解了東北軍的抵抗，也為滿洲國的創建奠下基礎。

三、東北軍的回應與挫敗

(一)不抵抗政策下的五種回應模式

1931年9月18日事變爆發時，東北邊防軍司令張學良不在瀋陽，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不在南京，兩位守土有責的負責人所以不在自己崗位，當然是另有要務。蔣介石是在江西勦共，¹²⁶而張學良則在北平為蔣協防大華北。¹²⁷

¹²¹ 〈東北義勇軍抗日大事記〉，頁861。

¹²²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90。

¹²³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97。

¹²⁴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74、382。

¹²⁵ 〈丁李致國聯調查團書〉，《申報》(上海)，1932年4月24日。

¹²⁶ 當時正逢第三次剿共作戰期，蔣介石首先於1931年6月25日在南昌成立黨政委員會，自兼委員長，奔走於南昌與剿共戰場之間。

¹²⁷ 此刻的張學良雖因傷寒入北平協和醫院治療，不過他離開瀋陽並不是為了就醫，而是為了經營華北。自1930年9月，張學良為了支援蔣介石，特地揮軍入關參與中原大戰以後，張就開始長駐北平。

對於事變前夕，東北地區中日之間日趨緊張的局勢，蔣、張兩人當然不致於完全不在意，特別是 1931 年 7、8 月間，先後爆發萬寶山及中村事件，前者是因長春萬寶山韓僑與當地農民衝突，朝鮮發生排華暴動，中國則發動全國性抵制日貨運動。後者是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遼寧洮南被殺，日本軍方主張報復。¹²⁸

7 月 12 日，針對萬寶山事件，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¹²⁹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東北的高度緊張局勢，也有相當的理解。對於不與日軍正面衝突之決定，張學良是全面贊同，早在蔣的來電之前，張就於 7 月 6 日電令東北政務委員，謂：「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¹³⁰9 月 6 日，又命瀋陽軍事負責人，謂：「無論日人如何尋事，須萬分容讓，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¹³¹這一連串的指示，不僅反映出東北局勢的緊張，也說明蔣、張兩人對狀況的了解。

不過，若將這 2 位負責人長期離開工作崗位之事實再加審視，至少可確認兩位在事前並未對事態的嚴重性有充分警覺。認定日本政府不至於甘冒破壞九國公約之大不韙，侵略中國，可謂是蔣、張兩人在九一八事變前夕對中日局勢的判斷。也由於認定日本無意侵犯中國，故認為面對關東軍的挑釁，只要東北軍不積極回應，不擴大衝突層面，零星的軍事衝突皆可納入可控制的範疇，不需多慮。¹³²

不抵抗政策，是針對九一八事變前夕中日兩國層出不窮的衝突案例，國民政府與東北當局共識下所決定的應對準則。不過，面對挑釁，不積極回應的尺度應如何界定，似乎並沒有一定標準。

¹²⁸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714。

¹²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714。

¹³⁰ 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香港：亞洲書店，1964），頁109。

¹³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714。

¹³²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與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責任的探討〉，《近代中國》，第152期（台北，2002.12），頁125-126。

在 9 月 18 日所挑起的軍事行動中，日軍第一批發動突襲的戰場有 8 處，這 8 處守軍的反應可歸納出 5 種模式：

第一種：投降：反映在防守營口、鳳凰城、安東等 3 城市的東北駐軍。

第二種：撤離：反映在防守瀋陽市、東大營及北大營的部份防區之守軍。

第三種：放棄抵抗武裝突圍：反映在防守北大營的步兵第 7 旅第 620 團的駐軍。

第四種：積極抵抗力竭突圍：反映在防守長春市的寬城子及南嶺的守軍。

第五種：積極抵抗壯烈犧牲：反映在負責瀋陽治安的警察大隊。

同一道命令，有 5 種不同的反應模式，正顯示命令的本身並沒有嚴格的規範，應如何解讀命令的內涵，似乎因人而異。發下這一道命令的張學良，在事隔 59 年後，面對日本記者詢問時，坦承這是一道錯誤的命令，原因在於低估關東軍發動事變的企圖心。也就是說，關東軍將有所行動之事，張學良已有風聞，不過，在認定日本政府無意侵華之同時，只將關東軍的軍事行動視為一種情感宣洩，故要求東北軍採迴避態度，避免升高衝突層次。¹³³

不能事先精確掌握關東軍的行動目標，已是一大失策；鬆懈的行政組織，不能在第一時間內掌握情勢，也是東北軍頻頻失策的眾多原因之一。例如，東北邊防軍參謀長、代司令榮臻，9 月 17、18 日在家為乃父作壽，忙於應酬賓客。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因父歿由吉林回錦州治喪，職權由軍署參謀長熙洽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萬福麟，討伐石友三之後留居北平，一直未返職，職權由其子萬國賓代理。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張景惠身居瀋陽私邸，其職權由政務廳長葆康代理。除了這些領導不在其位以外，甚至一些駐守防區的軍旅首長亦不在軍中，如首當其衝遭受日軍攻擊的北大營第 7 旅，旅長王以哲及團長張士賢即不在部隊。是以，事變發生後，各部群龍無首，手足無措，以致歷經數小時，尚未弄清「日軍行動真意」。¹³⁴

¹³³ NHK取材班白井勝美，《張學良の昭和史の最後証言》（東京：角川書店，1991），頁123-126。

¹³⁴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10-111。

對於九一八事變當天，張學良的回憶是：事發當時，正在與英國公使一起觀賞梅蘭芳的戲劇表演。由於不瞭解狀況，只是重申前令，以避免衝突擴大為念。¹³⁵換言之，事變當天，張學良並沒有新的指示，而所謂前令，也只是一抽象原則的頒佈。所有該在工作崗位上的指揮官皆不在現場，這也使得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在第一時間就能掌握現狀。既然在東北現場都無人能掌握現狀，在北平的張學良自然更不知事態的嚴重性，「重申前令」，只是聊勝於無的指示而已。

不抵抗政策，應賦予什麼樣的具體內涵，在最高指揮官沒有具體指示的情況下，當然得憑各防區指揮官的「自由心證」各自判斷了，誠如前述，在因應不抵抗政策的指令，有 5 種不同的反應模式，相較於就地抵抗奮勇犧牲者而言，選擇投降或主動撤離者，自然是一種「拒戰」行爲，只不過用「不抵抗」政策做掩飾而已。

(二)「拒戰、懼戰、觀戰」的三部對應曲

九一八事變之後，對關東軍而言，最大的夢魘，莫過於雙方政府能越過關東軍而找到和解的途徑。也就是說，事變期中如何讓雙方政府找不到機會和解，也是關東軍的重要工作之一。根據關東軍參謀片倉衷的觀察，認為兩國政府最後不能為九一八事變找得善後的妥協方案在於「南京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張學良的東北政權，而張學良又不能有效控制各地失控的軍隊」。¹³⁶換言之，片倉認為關東軍九一八事變的全面勝利，主要的原因得歸納於東北軍的失控。

既然張學良不能有效控制東北軍，已成為敵人觀察張學良失敗的重要指標，吾人欲檢討東北淪亡的責任時，自然不應把焦點侷限於張學良，更應把整個東北軍的反應納入觀察的視野。

從 1931 年 9 月 20 日關東軍發動第二批攻擊，到 12 月 11 日馬占山會見

¹³⁵ NHK取材班白井勝美，《張學良の昭和史の最後証言》，頁120-121。

¹³⁶ 片倉衷，《戰陣隨錄》，頁37-38。

張景惠，願意接受關東軍收編，結束黑龍江軍對日抗爭之時止，這一段時期，面對關東軍的咄咄逼人，東北軍的反應可歸納出 3 個不同的模式：

第一種：拒絕抵抗投降：反映在吉林軍系的 7 個步兵旅、1 個騎兵旅，遼寧軍系的 2 個鎮守使署。

第二種：拒絕抵抗撤退：反映在遼寧軍系的 4 個步兵旅、1 個騎兵旅、1 個砲兵旅

第三種：奮起抵抗力竭投降：反映在黑龍江軍的 4 個步兵旅、2 個騎兵旅、1 個砲兵團、1 個軍署衛隊團，遼寧軍系的 1 個屯墾軍

若只以正規軍來計算，依附表一、二、三所顯示，九一八前夕，東北陸軍總共有 179,545 人。¹³⁷自 9 月 28 日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宣佈獨立，10 月 1 日洮寧鎮守使張海鵬跟進，10 月 5 日東邊鎮守始于芷山又緊接著表態願歸順關東軍時止，¹³⁸合計就有 88,900 人投降。亦即事變爆發不及 20 日，就有 49.5% 的陸軍投降。當時東北海軍只有 1 萬人左右，¹³⁹航空部門歸屬陸軍編制，因而 49.5% 陸軍不經戰鬥，就選擇投降，無非意味著東北軍近一半的軍隊，在事變的初期就無意效忠張學良。

兩軍對峙，當一方軍隊之中的 49.5% 選擇投敵，而僅憑剩餘的 50.5% 的軍隊要力挽狂瀾，在人類軍事史上並不多見。是以，追究東北淪陷之責時，東北軍的效忠意識自應也是探討主題。

49.5% 投敵的東北陸軍中，38.7% 的軍隊來自於吉林軍系。換言之，吉林軍系實為掀起東北軍投敵浪潮的主要推手，佔投敵總數的 78%。主導此一陣前倒戈的檯面人物，則為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熙洽扮演的角色，相當多樣，除了於 9 月 21 日在吉林開城迎敵，9 月 28 日率眾宣布獨立以外，還負責替關東軍籌措經費，準備收買友軍。根據關東軍參謀片倉衷的記載，1931 年 10 月 6 日熙洽獻金 30 萬元給關東軍，而關東軍則於 10 月 9 日將其中的

¹³⁷ 根據大陸學者陸軍、杜連慶的研究，東北海軍約 1 萬人，而負責治安的警察、憲兵、保安隊約 1 萬人。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106-107。

¹³⁸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 196、198、201。

¹³⁹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107。

20 萬元交給洮寧鎮守使張海鵬作為鼓勵他進軍黑龍江之用。¹⁴⁰此外，1931年12月18日在關東軍的遊說下，熙洽再借款10萬元給蒙古獨立軍。¹⁴¹

熙洽於事變爆發後的第3天就開城迎敵，第10天就率眾投降，這份效率，這份默契，都具體說明，熙洽在事變期間所有的活動，皆是精心設計下的產物。換言之，熙洽的陣前倒戈，絕不是臨時起意之偶然因素所造成，而應是他與關東軍長期溝通共同參與下所設計的成果。

關東軍與東北既有勢力之結合，除前面所述的熙洽、張景惠、張海鵬、于芷山等現職的實力派要角以外，也與袁金鎧、于沖漢、趙欣伯、闕朝璽、張成箕、丁鑑修等張作霖時代的政經界的地方耆老有緊密的合作關係。¹⁴²事變爆發後的第3天，關東軍的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上校，立即出任瀋陽市市長。¹⁴³遼寧省以及各地的地方維持會，也隨即成立。依下列表5的資訊，可得知遼寧省主要其他城市的地方自治維持會是從10月上旬到10月中旬陸續成立。而所謂地方自治維持會的負責人，不是由原來的縣長轉任，就是由地區的商會會長出任。至於遼寧省省政府的維持會成員，也皆是活躍一方的原東北政經界的耆老。¹⁴⁴而關東軍能夠網羅這些地方派系的大老出面主持善後，對安頓民心，恢復秩序自然裨益甚大。

¹⁴⁰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05-206。

¹⁴¹ 蒙古獨立軍是關東軍於事變後極力扶植的地方勢力之一。領袖為蒙人甘珠爾札布，初期活動的據點為遼寧省的通遼以西，遼寧省與熱河省交界之處。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17-318。

¹⁴² 袁金鎧：62歲，貢生出身，曾任奉天省省長，事變後出任地方維持會委員長。于沖漢：60歲，秀才出身，曾任東三省官銀號總辦，事變後出任地方維持會副委員長。趙欣伯：44歲，日本法學博士，曾任張作霖外交顧問，事變後出任瀋陽市市長。闕朝璽：47歲，奉天講武堂畢業，曾任東三省軍警執行處長，事變後出任地方維持會副委員長。張成箕：55歲，遼陽地方自治研究所畢業，曾任遼寧省議會議長，事變後出任地方維持會委員。丁鑑修：45歲，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弓長嶺鐵礦公司總辦，事變後出任瀋海鐵路公司保安維持委員會會長。陸軍參謀本部，〈時局報第22號：遼寧新政府關係主要人物調〉（1931年12月9日）。

¹⁴³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188。

¹⁴⁴ 遼寧省地方維持會成員共27人。名單如下：袁金鎧、于沖漢、闕朝璽、張成箕、丁鑑修、孫祖昌、佟兆元、金梁、翁思祐、高毓衡、趙景祺、胡長泰、安海瀾、趙欣伯、馮涵清、李祖培、齊思銘、劉兆祥、尹永楨、吳思培、嚴澤溥、李毅、闕澤、金壁東、艾迺芳、萬成章、臧式毅。陸軍參謀本部，〈時局報第22號：遼寧新政府關係主要人物調〉（1931年12月9日）。

附表5：遼寧省地方維持會概況

時間	名稱	委員長
1931.9.24	遼寧省地方自治維持會	袁金鎧
1931.10.2	營口善後委員會	郭相臣(總商務會長)
1931.10.8	本溪湖維持委員會	
1931.10.9	鐵嶺遼寧省自治會	俞榮慶(鐵嶺縣長)
1931.10.10	洮南地方維持委員會	張夢九(商務會主席)
1931.10.11	撫順人民自治委員會	夏宜(撫順縣長)
1931.10.12	開原自治分會	王用賓(原開平縣長)
1931.10.12	安東市維持委員會	王介公(安東縣長)
1931.10.14	海城治安維持會	孫文敷(海城縣長)
1931.10.15	蓋平城治安維持會	侯顯謨(商務會長)
1931.10.15	公主嶺臨時保安會	程志遠(商務會長)
1931.11.10	自治指導部結成	于漢沖

資料來源：小林英夫，〈日本の「滿州」支配と抗日運動〉，頁236。

以下具體的事例，可為關東軍的行政效率提供背書。首先，瀋陽市於 1 個月後就宣布結束軍政統治，市長土肥原賢二離職，由地方維持會成員趙欣伯於 10 月 20 日接任市長。¹⁴⁵其次，地方維持委員會宣佈完成階段性任務，於 12 月 16 日解散，遼寧省回歸為省長制，由原省長臧式毅重作馮婦。¹⁴⁶

換言之，瀋陽市的善後工程只花了 3 個月時間。此外，以下所述的一些具體事例，也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事變後瀋陽的復原情形。首先，瀋陽市的電廠與電話、電報等通訊事業，於日軍控制全城後，即刻恢復正常。事變期間，

¹⁴⁵ 片倉衷，《戰陣隨錄》，頁145。

¹⁴⁶ 臧式毅：48歲，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事變前為遼寧省政府主席，事變後雖掛名為遼寧省地方維持委員會委員，但一直處於軟禁中。嗣因瀋陽市新任市長趙欣伯的遊說，臧於3個月後，決定投靠關東軍。片倉衷，《回想の滿州國》，頁113。

除了南滿鐵路一直維持暢通以外，瀋陽至海龍間的瀋海線也於 10 月 12 日恢復通車。東三省官銀號及邊業銀行，於 10 月 15 日恢復營業。瀋陽市的兵工廠、軍需工廠、紡織工廠，則於 11 月中旬恢復生產。借用當年參與「行政占領統治方案」研究成員之一，關東軍參謀片倉衷的評論，「瀋陽市的善後，只利用了 70 餘天」。¹⁴⁷至於吉林市方面，首先因完全沒有戰禍；再者，吉林不似瀋陽，瀋陽為張學良直轄領區，因此事變後不少政要及技術官僚逃離瀋陽避居關內，而吉林因不曾出現類似瀋陽的逃亡潮，是以易手不及 7 天，就恢復正常。當日軍於 9 月 21 日進佔吉林之際，商家當然閉市觀望，不過，9 月 28 日，隨著熙洽宣佈獨立吉林省，就在當天，吉林永衡官銀號也恢復營業，市面也日漸恢復原貌。¹⁴⁸

政治與軍事本是一體之兩面，強大的政治動員力，讓關東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即能恢復瀋陽、吉林等主要都市的生活秩序。這種績效自然皆能化為能源，有助於關東軍軍事政策的成功。相較於關東軍的謀事之深佈局之謹，東北軍的反應則是蹉跎散漫。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於 9 月 19 日凌晨起張學良連續召開 3 次會議，第一批會議是東北軍的重要將領；第二批會議是東北外交委員會的成員，其中包括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莫德惠等人；第三批會議是以前述成員為班底，再加上平津的地方名流李石曾、周作民、曹汝霖、陸宗輿、王克敏、王揖唐等人。¹⁴⁹

在第一階段的軍事將領會議中，首先決定對關東軍的攻擊行為不採反制行動，仍維持前令以不抵抗避免衝突為首要對應原則。其次，將關東軍的進犯情況向中央報告，表達東北軍在處理九一八事變問題時，願以中央意見馬首是瞻。至於同一天所舉行的另外兩次會議，所得之結論雷同，一則向國際

¹⁴⁷ 片倉衷，《戰陣隨錄》，頁 147。

¹⁴⁸ 片倉衷，《戰陣隨錄》，頁 146-147。

¹⁴⁹ 原文中本有胡適之名，但查胡適日記，並無相關記載，此外，集體開會之事，顧維鈞回憶錄及曹汝霖回憶錄中皆有敘述，但皆無胡適參與其中的記載。洪鈞，〈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收入方正、俞興茂、紀紅民編，《張學良和東北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 209-211。另參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 1 分冊，頁 413-415。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1970），頁 218。

聯盟申訴，爭取國際社會的奧援，二則有關訴諸於國際聯盟之事務，則委託中央全權處理。¹⁵⁰

所謂不抵抗政策，經 9 月 19 日張學良的再度頒發後，已明確確定為不衝突原則。是以，東北軍就以敵來我退為對應，因而 19 日中午以後，在南滿線上也好，或遼河流域的兩側要塞都市也好，就自然形成了前面所述的「我軍按站撤退，日軍按站占領」之異常現象。

在國民政府方面，事變爆發後的翌日，9 月 19 日，財政部長宋子文曾向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建議，由中日兩國政府各選 3 人代表合組一個調查團，赴東北調查雙方軍隊衝突之原因。¹⁵¹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於 9 月 21 日覆電同意這項提議。不過，宋子文卻於 22 日表示要取消原提議，理由是關東軍既已佔領滿鐵沿線的所有都市，僅調查真相絕無法解決動亂；再者，關東軍能如此跋扈，肆無忌憚的在中國括疆掠土，也讓人懷疑日本政府是否還能控制軍隊掌握全局。¹⁵²宋子文對中日直接交涉的排斥，可謂是反映當時國民黨核心成員的集體心聲。例如蔣介石於日記中就記載道：「日軍既進佔瀋陽城，必不肯隨便退出。余知日人對我東北之心理，寧使其東京或日本三島全毀，決不願自動退出東北也」。¹⁵³

蔣介石 9 月 21 日回到南京，召集黨政軍高層會議後，得到的一致結論是訴諸國聯。國民政府認為，求助國聯是中國在還沒有具備與日本作戰的充分條件前，避免日本直接壓迫的一項可行選擇，¹⁵⁴一方面中國可藉此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趁機將國民的注意力從國內轉移到國外。尤其是國內輿論的焦點如能從追究國民政府失土之責，調整為如何在國際舞台上

¹⁵⁰ 洪鈞，〈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頁 210-211。

¹⁵¹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東京：外務省，1977）第 2 冊，卷 1，頁 288。

¹⁵²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 2 冊，卷 1，頁 305-308。

¹⁵³ 《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1931 年 9 月 21 日），中華民國國史館藏。

¹⁵⁴ 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上冊，頁 362、368。

爭取國際友邦支持，將有助於國民政府的政權安定。¹⁵⁵

既然國民政府將全面的希望寄託於國際聯盟，為避免節外生枝，首先一再申誠張學良，不得和日本政府做局部交涉。¹⁵⁶其次，也要求東北軍不得和關東軍有所衝突。¹⁵⁷是以，張學良於10月2日在錦州成立遼寧省政府行署，將各地撤離之軍隊集中於錦州待命。這段時間，關東軍的挑釁動作不斷，例如10月8日關東軍的飛行隊空襲錦州。¹⁵⁸10月14日蒙古獨立軍在關東軍的支援下襲擊通遼，¹⁵⁹10月29日遼西土匪於凌印青在關東軍的支援下高沙宅子起事。¹⁶⁰面對傀儡軍的正面挑戰，東北軍皆一一還擊，善盡保家衛土之責任。換言之，9月19日中午以後的東北軍，無論是陣前撤退或者是按兵不動，皆是奉命行事，不應苛責。而決定此一命令的張學良，也是遵循中央之指示，倒也無可厚非。

不過，當事變無限擴大，而國際聯盟的表現又不可恃時，張學良的表現就頗有爭議。尤其是國際聯盟的行政院會議以13票對1票的多數(唯一的反對票是日本所投)，通過決議，要求日本必須於11月16日之前將軍隊撤回至滿鐵線內的防區。可是日本政府則無意接受，以國際聯盟第5條為由，認為：「行政會議議決事項，非經全體一致同意，不能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¹⁶¹悍然拒絕。而國際聯盟的其他理事國既無意也無力強制執行此一議決，仰仗國際聯盟逼使日本撤兵的企圖，顯然已於10月下旬之際，陷入破產僵局。

日本政府無意遵守國際聯盟決議之基本態度，也反映在關東軍於11月4日進軍黑龍江一事。對馬占山力挽狂瀾奮勇抗敵，張學良是讚許有加。11月

¹⁵⁵ 〈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戴傳賢上中央政治會議報告〉(1931年12月2日)，收入李雲漢主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頁207-208。

¹⁵⁶ 〈李煜瀛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上之報告〉(1931年9月30日)，收入李雲漢主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頁4-5。

¹⁵⁷ 〈顧維鈞、羅文幹、劉哲致張學良電稿〉(1931年10月15日)，收入李雲漢主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頁257。

¹⁵⁸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05。

¹⁵⁹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11。

¹⁶⁰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42。

¹⁶¹ 日本產經新聞社編，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8冊，頁78-82。

17日甚至將馬占山的代理省主席職位真除，以示對馬的肯定。可是，當日軍出動近40%的兵力去圍剿馬占山時，在錦州待命的東北軍又為何不發動牽制戰呢？

如附表三所示，馬占山原為省防步兵第3旅旅長，兵力3,652人，¹⁶²佔東北陸軍總數的2%。在臨危受命之後，名義上，統帥所有黑龍江系的正規軍及事變後從遼寧省避禍北上的屯墾軍，總數也不過29,590人，¹⁶³佔東北陸軍總數的16.5%。相較於黑龍江軍的力單勢薄，在錦州的東北駐軍，至少還有4萬餘人，¹⁶⁴總數遠遠超過黑龍江的駐軍，卻為何此刻還選擇觀戰呢？

根據當時擔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鈞的回憶：「當國民政府要求張學良將外交權全權交由中央統一處理時，駐守在華北的東北第一軍團總指揮于學忠就建議張學良，為使國民政府的訴諸國際聯盟策略成功，東北軍表面上得遵守中央指示以避免衝突為對應。可是，在敵後不妨犧牲3個團，打擊敵人氣焰並取信國人。同時，吉林省及黑龍江省的軍政首長也應早日回防區，以便掌握軍隊。對於于學忠的建議，張學良也持首肯態度，可是翌日，張卻向于表示，發展敵後游擊無適當人選，至於吉黑兩省軍政首長回防區一事，也因兩位首長皆不願回去，此等事只得再議」。¹⁶⁵

由此可見，事變以後的張學良之所以無任何積極對策，屬下中缺乏願意犧牲的能人志士，才是關鍵之所在。也就是說，為爭取國際奧援，為凸顯受害者形象，東北軍不便扮演主動求戰者之角色。可是，在避免兩軍大規模衝突的前提下，發展敵後武力，破壞鐵路運輸，增加統治經濟成本，這等牽扯

¹⁶²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07。

¹⁶³ 黑龍江軍系的正規軍總共有19,895人，屯墾軍有9,874人。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06-107。

¹⁶⁴ 遼寧軍系的正規軍原本有78,666人，但其中的東邊鎮守使署的9,724人及逃江鎮守使署的9,695人相繼投奔關東軍，而興安屯墾軍的9,874人因南下之路被斷，而北上黑龍江省，是以總數只剩49,373人。這其中還包括駐守北大營的步兵第7旅曾被襲擊，尤其是第620團，在突圍戰中有死320人、傷20人、失蹤483人的巨大損傷，所以在錦州的遼寧軍系的東北軍人數，絕對低於帳面。

¹⁶⁵ 洪鈞，〈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頁211-212。

戰的運作，應是可行目標。特別是在日軍大舉攻佔黑龍江省，而國際干涉已明顯不可恃之時，張學良只知對馬占山讚譽有加，而自己的直轄部隊卻在錦州按兵不動，此等消極作為，無疑是坐以待斃。

關東軍在解決馬占山以後，下一個目標自然是錦州。1931年12月11日，日本內閣改組，原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內閣辭職，繼任者為政友會總裁犬養毅。內閣異動，國內外政策自然也會有所變動。特別是政友會，一向以積極進軍中國為國是，在面對事變時更認為是獨佔東北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新內閣的新政策，首先就是增兵中國。12月17日決定增派1個混成旅團、1個戰車隊到中國東北，增派2個步兵大隊到天津，12月27日又從朝鮮軍中抽調1個混成旅團及1個轟炸機中隊派遣到東北。¹⁶⁶兩次增兵，合計為8,658名。¹⁶⁷

事變發生後，關東軍加上朝鮮支援軍總共只有14,400人。原民政黨政府則一直不肯增兵，因為民政黨政府本身並不願事態擴大，再者，也為了要顧慮國際社會的反應。只是，在政變不斷的陰影籠罩下，政府無法強勢壓抑軍方，只得以追認既成事實的方式，恁憑軍方擺佈。不過，在不增兵及阻止關東軍向錦州進攻的此一政策上，¹⁶⁸民政黨政府也堅守住其基本的底線。

新內閣既然開放不准進攻錦州的禁令，再加上2個混成旅團及1個轟炸機中隊的增援，使得駐軍人數擴增為23,058名。關東軍於12月16日正式下攻擊令，關東軍兵分兩路，一路是走營口線，從田莊台出發過遼河於29日直下盤山，另一路走北寧線，從打虎山南下於31日進佔溝幫子，此刻的關

¹⁶⁶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17-325。

¹⁶⁷ 1931年12月17日，日本首先派遣4個步兵大隊、1個砲兵大隊為建制的混成第9旅團，總兵力約為4,496名。接著又於12月27日，增派混成第8旅團，總兵力約為4,162名，內含4個步兵大隊、1個砲兵中隊。

¹⁶⁸ 1931年11月26日關東軍的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津策動暴動，關東軍則以支援天津的日軍為名，企圖進攻錦州。關東軍先沿北寧鐵路西進，攻佔新民縣後，則直逼打虎山。不過，在打虎山時就被日本陸軍中央強烈制止前進，而撤回瀋陽。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滿州事變》，頁93-96。日本產經新聞社編，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8冊，頁126-128。

東軍距錦州只剩 50 公里了。¹⁶⁹

鑑於日本無意遵守國際聯盟的撤兵決議，11 月 24 日，國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長顧維鈞提出「錦州中立案」，希望在英、美、法 3 國的保證下，東北軍自動撤離錦州並退至山海關內；相對的，關東軍不得進入錦州地域，同時也不妨礙中國在此一地區的行使行政權。¹⁷⁰不過，此一提議並沒有得到英、美、法 3 國的支持，自然是無疾而終。¹⁷¹

既然國際正義難求，蔣介石也終於決定自衛抵抗，並擬親率警衛軍北上支援張學良。¹⁷²對於中央軍北上此一構想，張學良並不贊同，認為中央軍只進駐華北意義不大，倘若出關，將激怒日本，更是得不償失。¹⁷³照理，張學良既然拒絕中央軍北上，當然認為自己有能力解決問題。可是，當大戰將一觸即發之際，張學良卻於 1932 年 1 月 1 日下令撤軍。

對張學良來說，從錦州撤兵，實是情非得已。在張學良從錦州撤兵的同一天，東北軍的參謀榮臻向國民政府發了 1 封電報，內容如下：「在我等欠缺武器彈藥的情況之下，中央不僅無絲毫援助，反而任由外交部長陳友仁與日本勾結，默許日本可在山海關與天津增兵，制約我軍後路。若我等任由此一情勢自然發展，則我東北軍只有毀滅一途。再者，華北也有被日軍進侵之虞，為保衛華北，我等只得轉進」。¹⁷⁴

從此一電報，可以瞭解張學良的苦衷。先是為促進寧粵和解，蔣介石於

¹⁶⁹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22-327。日本產經新聞社編，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8冊，頁126-128。

¹⁷⁰ 〈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稿〉(1931年11月24日)，收入李雲漢主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頁295-296。

¹⁷¹ 〈顧維鈞招待首都報界報告錦州問題真相〉，《申報》(上海)，1931年12月5日。

¹⁷² 〈蔣主席致張學良副司令告以擬派警衛軍北上並擬親駐石家莊電〉(1931年11月23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續編〉(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308-309。

¹⁷³ 〈顧維鈞、劉啟致張學良電稿〉(1931年11月23日)、〈顧維鈞致張學良電稿〉(1931年11月27日)，收入李雲漢主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頁293-294、300。

¹⁷⁴ 本文轉譯自日文，原文尚待發現。白井勝美，《滿州事變：戰爭と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頁138-139。

1931年12月15日辭去一切公職，繼蔣出任行政院院長者為粵系大老孫科，外交部長則為陳友仁。中樞換人，中央政府對日及對張之態度也皆有變動。早在事變初期，廣東臨時政府就高呼中日兩國政府直接交涉，陳友仁在廣州與日本駐廣東總領事代理須磨彌吉領的會談中，甚至言明在「倒蔣去張」原則上，廣東臨時政府的立場與日本是一致的。¹⁷⁵

是以，當廣東臨時政府的大老入主中央以後，與日本政府的交涉，也有新的突破。12月24日，行政院院長孫科與日本新總理犬養毅的密使萱野長知在南京達成以下協議：日本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而中國同意日本在東北享有與中國同等的經濟開發權益。¹⁷⁶為解決東北問題，國民政府特成立東北政務委員會，以新的司法院副院長居正為主任委員，負責改組東北各省行政組織，整理行政事項，維持秩序，查辦張學良。換言之，徹底剷除張學良勢力，也是國民政府新領導中樞與日本新總理達成的協議。¹⁷⁷

孫科與犬養毅的協議，後因遭到日本軍方及行政官僚系統的群起杯葛宣告挫敗。¹⁷⁸不過，在面對錦州保衛戰之當下，張學良並不知日本政府的矛盾，他只知南京與東京已達成協議，¹⁷⁹新的領導中樞雖一再訓令他「積極抵抗」，¹⁸⁰但這些皆是表面文章，¹⁸¹擬借關東軍之手要徹底摧毀張學良，才是本意。

¹⁷⁵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2冊，卷1，頁400、453。

¹⁷⁶ 就是指日本僑民在東北地區得享有「商租權」。也就是說，日本僑民得因需要，得到東北地區自由居住往來經營事業以外，還可商租其所需的土地。這原是1915年5月二十一條款中所簽訂的條款，但事後中國政府一再藉各種行政措施牽制此一條款的落實。尤其是張學良執政之後，更是嚴厲抵制此一條款的實踐。

¹⁷⁷ 詳情請參閱黃自進，〈蔣中正先生與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責任的探討〉，頁128-129。

¹⁷⁸ 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台北，1996.06)，頁329-333。

¹⁷⁹ 例如錦州淪陷前夕，關東軍的飛機在錦州上空散發的傳單上，就有「南京與東京兩新政府成立以後，雙方已妥洽，你們為何死守打仗，害得錦州百姓遭殃」等語。《申報》(上海)，1932年1月7日。

¹⁸⁰ 〈國民政府令張學良主任對日軍攻錦應積極抵抗電〉，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續編〉(一)》，頁313。

¹⁸¹ 例如張學良於1931年12月25日致中央電文時，就公開抱怨，「於11月25日以後，迭電中央，請彈請餉，並請派援兵以資死守。中央雖曾一再轉飭主管各部即日籌撥，而迄未見諸實行」。〈錦州未陷前張學良請援電〉，《申報》(上海)，1932年1月8日。

在兩面夾攻之下，張學良選擇撤兵。因為退守到華北的張學良，仍擁有16旅團的兵力，¹⁸²仍是中央政府以外最擁有實力的地方領袖。退守到關內的他，新的頭銜為北平綏靖主任。換言之，他原來是東北王兼華北王，現東北淪陷了，但他仍可專任華北王。

誠如前述，中國內部的不團結以及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關係，自然是影響東北軍不能專心抗敵的主要原因。可是，做為一個東北的實質政治領袖，自事變以來3個多月，他不能有任何積極作為，只是一再消極的等待及觀望，張學良對錦州撤守，其過失所在，自然無可諱言。

(三) 東北義勇軍的潰敗

錦州撤守，代表東北當局在東三省原有的行政組織皆已瓦解。可是行政組織的瓦解，並不意味著舊有勢力的全面崩潰。1932年3月9日滿洲國成立，同年4月原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再舉義旗，成立黑龍江省政府，並擁有黑龍江右岸各縣；原獨立步兵第28旅旅長丁超反正，於1933年7月出任吉林省政府主席，擁有烏蘇里江右岸各縣；同年8月遼寧省政府在通化成立，推曾在東邊鎮守使于芷山處擔任過團長的唐聚五兼代省主席，擁有鴨綠江右岸各縣。¹⁸³

這些抗日勢力，基本上可分為5個系統：救國軍、自衛軍、馬占山軍、義勇軍、紅槍會大刀會，¹⁸⁴自衛軍成立於1932年1月30日，成員來自於東北軍的吉林省軍系。重要成員為原獨立步兵第28旅旅長丁超、獨立步兵第24旅旅長李杜、獨立步兵第25旅旅長張作舟、獨立步兵第26旅旅長邢占清等。¹⁸⁵

¹⁸²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新店：國史館，1985），頁96。

¹⁸³ 黑龍江政府管轄琿琿、奇克、烏雲、呼瑪、漠河等縣。吉林省政府管轄東寧、穆稜、密山、勃利、饒河、同江、虎林、寶清、撫遠等縣。遼寧省政府管轄海龍、撫順、本溪、鳳城、安東、寬甸、桓仁、輯安、通化、興賓等縣。張其昀，〈絕續存亡之東北：以人地學之見地來觀察〉，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444-446。

¹⁸⁴ 張梓生，〈半年來的中國〉，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386-387。

¹⁸⁵ 〈吉林自衛軍戰況〉，《申報》（上海），1932年9月18日。

救國軍負責人爲王德林，原爲步兵營長，隸屬於步兵第 27 旅，因不滿旅長吉興投敵，於 1932 年 2 月起義，¹⁸⁶所屬大部來自舊吉林系軍隊，故兩軍於同年 4 月 21 日合併。¹⁸⁷馬占山軍成立於 4 月 7 日，成員大部爲東北軍的黑龍江省軍系。¹⁸⁸義勇軍組織成份較複雜，據當時東方雜誌的分析，50%到 60%爲農民，15%到 20%爲正式軍隊及曾服兵役者，20%爲非正式武裝者，4%到 5%爲知識份子。¹⁸⁹至於紅槍會大刀會，本爲民間的自衛組織，在上述 4 個抗日集團興起後，即根據地域屬性，各自依附其下。

若根據當時的報導，馬占山所部最強，統帥之正式軍隊與義軍約 30 萬人；救國軍約有 15 萬人；自衛軍約有 3 萬 5 千人；義勇軍方面僅遼東自衛軍就有 25 萬人，東北國民救國軍也有 15 萬人，總計東三省的抗日勢力，當有 100 萬人左右。¹⁹⁰

不過，依據日文資料，義勇軍於 1931 年年底時最盛，人數約爲 17 萬人，1932 年時已降爲 10 萬人左右，1933 年時只剩 2 萬 5 千人，到 1935 年時已不到 1 萬人。¹⁹¹

日文資料是來自於關東軍憲兵司令部於 1940 年時的調查。這是依關東軍在戰場時觀察所得之數字，比起據風聞而得之中文資料顯然較具參考價值。雖然日文資料中的義勇軍數字不及中文資料的六分之一，可是 17 萬的數字，仍然是一股巨大的軍事力量。探討這一股巨大軍事力量的消失，也將

¹⁸⁶ 陳清晨，〈東北義軍之考察〉，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412-413。

¹⁸⁷ 〈東北義勇軍抗日大事記〉，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874。

¹⁸⁸ 〈九一八事變及遼吉黑三省之淪陷〉，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12-13。

¹⁸⁹ 所謂非正式武裝者，是指東北社會中原有的馬賊。博心，〈東北義勇軍的近況與前途〉，《東方雜誌》，第30卷第3號(台北，1933.02)。

¹⁹⁰ 陳清晨，〈東北義軍之考察〉，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413-414。

¹⁹¹ 小林英夫，〈日本の「滿州」支配と抗日運動〉，收入野澤豐、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8)，卷6，頁226。

有助於吾人對張學良以及他所代表的整個政治體系在東北全面瓦解的過程。

東北的抗日勢力，如前面所言，可分成 4 個不同的集團。這 4 個集團所活動的領域，若以地理位置再劃分，可分成南滿及北滿兩個區域，南滿的抗日勢力以民間力量為主；北滿的抗日勢力以舊東北軍為主。兩個分屬不同性質的勢力，其崛起與沒落自然也有不同的歷程。以下擬先探討北滿抗日勢力的崛起及沒落的始末。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原東北軍的吉林軍系只有第 25 旅旅長張作舟沒有接受關東軍的收編。也由於張沒有接受收編，張的第 25 旅以及友軍馮占海所率領的原吉林省軍政公署衛隊團所避居的賓州一帶，自然也就成爲吉林省內，惟一仍奉張作相爲省長的敵後區。

關東軍佔領錦州，將張學良在遼寧省的部隊已全數逐出關外以後，下一步自然是要解決北滿，其中的首要目標，就是設在賓州的吉林省政府。1932 年 1 月 5 日，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傀儡政權的吉林省新省長熙洽下動員令，以統一爲名，開始北進。¹⁹²

熙洽雖然以統一爲名，要討伐不接受收編的賓州政府，可是對原佈防在北滿地區的其他吉林軍系的領袖而言，熙洽此舉，無疑是侵犯地盤，因而群起反對。這些反對熙洽北進的部隊，爲了避免受制於關東軍，他們的口號是「反熙洽不反日」。¹⁹³是以，當時日本參謀本部所編的內部參考資料—〈支那時局報〉，在初期報導此一事件時，並不將這些部隊視爲反日，反而將這些對抗視爲是吉林軍系的內部矛盾，因而稱這些部隊爲反熙洽軍。¹⁹⁴至於關東軍則稱這些部隊爲反吉林軍。¹⁹⁵

認爲賓州政府與吉林省政府之間的矛盾，可藉由談判解決，是反熙洽軍的口號。¹⁹⁶不過，執意北伐的熙洽，並不願就此罷手，特別是吉林軍於 1 月

¹⁹²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四號：新吉林軍的北伐戰〉(1932年1月25日)。

¹⁹³ 片倉衷，〈回想の滿州國〉，頁127。

¹⁹⁴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8號：吉林軍ノ北伐(續報)ト哈市付近ノ混亂〉(1932年1月30日)。

¹⁹⁵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58。

¹⁹⁶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51-353。

18日進攻榆樹，22日俘虜張作舟，¹⁹⁷以武力瓦解賓州政府後，還想進一步進軍哈爾濱。

吉林軍的北伐，原本受到關東軍支持的；可是對他要進一步揮軍進擊哈爾濱，關東軍內部，頗有爭議。主要原因是關東軍內部有一股支持丁超的力量。丁超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¹⁹⁸原為東北軍的獨立第28旅旅長，哈爾濱是他的防區。熙洽宣布獨立時，曾任命他為東鐵護路司總司令。在關東軍的對蘇作戰計畫中，曾將丁超的28旅視為友軍，並將破壞中東鐵路阻礙蘇聯軍隊入侵列為丁超的負責任務，在關東軍的規劃中，日蘇戰起，原東北軍可資動員者，除了丁超以外，只列舉了熙洽。¹⁹⁹在馬占山發動江橋抗敵戰役時，關東軍原準備策動他夾擊馬占山，並允諾事成之後將黑龍江的軍事大權全權委託給他。對關東軍的要求，丁是滿口允諾。²⁰⁰不過，事後丁並沒有將這些口頭承諾付諸行動，只是當關東軍在通過昂昂溪時，²⁰¹負責守中東鐵路的丁，沒有阻攔日軍，表達了他善意中立的立場。²⁰²

由於哈爾濱市的特務機關堅持要保丁超，因而新任命的哈爾濱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特別從瀋陽趕赴哈爾濱，訂1月26日為丁超與熙洽謀和解。預定參與者還有張景惠與馬占山。²⁰³不過，正在乘勝追擊的熙洽，並不願意和解，他在和談的前一日，首先策動丁超屬下676團長白守彩接任丁的旅長之職，其次又策動第26旅的第673團長宋文俊接任邢占清的旅長職位。換言之，熙洽企圖利用收買的手段，一起剝奪兩位同時駐防哈爾濱地區的丁超及邢占清的旅長職位。不過，此一消息為駐依蘭地區的第24旅旅長李杜得知以後，他立即聯絡馮占海，雙方分別派兵趕赴哈市，兩軍夾擊，首先包圍

¹⁹⁷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58。

¹⁹⁸ 黃恒浩，〈東北義勇軍四年〉，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810。

¹⁹⁹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73。

²⁰⁰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71-272。

²⁰¹ 昂昂溪為洮昂線的終點，但也是洮昂線與中東線交會之處。

²⁰² 〈龍江失守經過〉，《申報》（上海），1931年11月25日。

²⁰³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58-359。

白守彩的第 676 團，幫丁超奪回軍權，接著又逼退宋文俊，讓邢占清回任 26 旅旅長職位。²⁰⁴

說好一起抗日，是李杜幫丁超奪回軍權的條件之一，因而當丁超奪回軍權之後，雖也如期出席土肥主持的和解會議，但並沒有與熙洽的代表金武宣談和，只同意不在哈爾濱市市區內開戰，²⁰⁵並重申反熙洽不反日本的基本態度。²⁰⁶既然和解不成，當然只有武力相向，雙方部隊首先是在傅家甸接戰。²⁰⁷而關東軍爲了早日控制哈爾濱市，也開始派遣第 2 師團北上。當北上的關軍東於 31 日凌晨通過雙城站時，突遭當地駐防軍趙毅部隊襲擊，造成死 13 人傷 35 人的傷亡。²⁰⁸趙毅原爲第 22 旅蘇德臣屬下第 662 團的團長，因爲第 22 旅已被熙洽收編，蘇德臣也被策封爲警備長官，趙毅部自然被關東軍視爲友軍。不料，趙毅適時反正，不僅出其不意打了一場漂亮的突襲戰以外，也因此一公開抗日行動，爲反熙洽聯軍的角色定位，聯軍自此改稱爲自衛軍。²⁰⁹

初期自衛軍的軍事行動，無往不利，熙洽軍則是節節敗退，哈市近郊已無敵蹤。此外，自衛軍還進佔了哈市南邊的阿城，擴大防守領域。原已被收編的吉林軍系，也陸續歸隊，部隊總數約 1 萬 3、4 千人。²¹⁰不過，在面對陸續從長春北上的關東軍第 2 師團，自衛軍開始不支，於 2 月 5 日起開始從哈市撤退。爲避免目標過大，自衛軍兵分兩路，一支隨丁超南下阿城，一支隨李杜北上，退回原防區依蘭。

哈爾濱防衛戰自此落幕，在關東軍的進逼之下，李杜及邢占清退守依蘭，因天候不適渡河的關係，與日軍隔八渡河相持。²¹¹不過，哈爾濱的戰事，

²⁰⁴ 〈丁李團結拒敵〉，《申報》(上海)，1932年2月8日。

²⁰⁵ 〈丁李團結拒敵〉，《申報》(上海)，1932年2月8日。

²⁰⁶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62。

²⁰⁷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8號：吉林軍ノ北伐(續報)ト哈市付近ノ混亂〉(1932年1月31日)。

²⁰⁸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11號：哈爾濱方面ノ情況〉(1932年2月1日)。

²⁰⁹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14號：哈爾濱方面ノ情況(續報)〉(1932年2月4日)。

²¹⁰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16號：哈市占領〉(1932年2月6日)。

²¹¹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54號：反吉林軍及間島方面兵匪討伐情況(51號續キ)〉(1932年4月26日)。

卻意外的帶動了救國軍的崛起。救國軍的領導人王德林，原為步兵第 27 旅 676 團第 3 營的營長。他為了呼應自衛軍在哈爾濱的戰事，於 1932 年 2 月 8 日在延吉縣起義，基本班底為琿春、和龍、汪清等鄰近各縣的警察隊和保安隊官兵。²¹²救國軍饒勇善戰，尤其見長於機動力強，人數雖然不多，²¹³也屢建奇功。特別是襲擊敦化，將日人運存在此的修築吉會(吉林到會寧)路與牡丹江鐵橋之材料，全數焚燬，讓日人計畫多年的吉會路，遲遲不得興建。²¹⁴

至於，一度投入敵營的馬占山，在張景惠的大力推薦下，²¹⁵不僅在新成立的「滿洲國」政府中出任黑龍江省省主席，並兼內閣的軍政部部长。不過，他在他利用投入敵營之便，首先拿了 3 百萬的活動費，²¹⁶以備不時之需。其次，他乘機要求彈藥餉械的補充。最後，在海倫組民軍總司令部，由親信梁振鐸負責，每縣成立騎兵 3 中隊，每中隊 160 人。同時並將自己的衛隊團移駐呼蘭，以確保海倫與呼蘭之間鐵路線的通暢。在進行這些準備的同時，他也與丁超、李杜的自衛軍保持密切聯繫。²¹⁷當得知國際聯盟的李斯調查團即將到東北調查事變，為求以正視聽，馬占山遂於 4 月 3 日從省會齊齊哈爾潛行出走，4 月 7 日抵黑河，4 月 9 日在黑河發表回省通電，²¹⁸正式號召全省民眾奮勇抗敵。與自衛軍合作，收復哈爾濱，是馬占山的第一期作戰策略。時已退居依蘭的李杜，也因馬占山的再起，於 5 月上旬一鼓作氣反攻位居哈爾濱東邊的方正，²¹⁹與在哈爾濱西方呼蘭的馬占山軍形成東西合圍之態勢。²²⁰不過，在確保「滿洲國」已成為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以後，源源不斷的兵源自

²¹²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27-128。

²¹³ 在中文史料中，如本文所述，有3萬5千人之多。不過，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卻認為只有2,000人。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44號：兩吉林軍狀況續報〉(1932年3月25日)。

²¹⁴ 陳清晨〈東北義軍之考察〉，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413。

²¹⁵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74-275。

²¹⁶ 林銑十郎，《滿州事變日誌》，頁153。

²¹⁷ 馬占山，〈九一八國難紀念日馬占山痛告國人書〉，《申報》(上海)，1932年9月18-20日。

²¹⁸ 〈馬占山回省通電〉，《南京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4月15日。

²¹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183。

²²⁰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30。

然已不成問題，爲了應付馬占山，日本政府特將在上海戰場的第 14 師團調到北滿。是以，僅僅北滿之地，關東軍就用了 2 個師團，²²¹兵力在 2 萬人左右。至於馬占山軍，雖號稱有 3 萬 7 千餘人的正規軍，6 萬餘人的義勇軍，²²²但據關東軍估計，認爲馬只有 5 千兵力。²²³在兵力上，關東軍就已佔盡優勢，再加以裝甲車及飛機助陣，馬軍自然不是敵手。

戰略上，關東軍是先攻自衛軍，在收復方正、依蘭以後，將李杜軍逼至勃利，丁超軍趕到佳木斯。²²⁴解除來自哈爾濱東邊的威脅以後，關東軍開始全面圍剿馬占山。6 月 1 日攻陷海倫、次克克東、拜泉、慶城。²²⁵當關東軍確保呼海線以後，並利用程志遠策反馬軍倒戈。程在九一八事變前爲獨立騎兵第 8 旅旅長，與馬占山同等職位。滿洲國成立後，程任騎兵第 1 旅旅長，爲馬的下屬。當關東軍發現馬潛逃之時，即刻任命程爲黑龍江省警備司令，²²⁶後又改任他爲黑龍江省主席。²²⁷在他策動下馬陣營中的暫編第 1 旅旅長樸炳珊、第 6 旅旅長王克鎮、第 7 旅旅長石蘭斌、第 8 旅旅長劉鴻宣又再度倒戈。²²⁸程將這些倒戈過來的軍隊，一一派駐在呼海線，例如樸炳珊調至海倫、劉鴻宣調至拜泉，²²⁹不但讓馬長年經營的後勤基地，一一落入敵手。也讓馬軍在 6 月初以後就遠離鐵路線，6 月下旬以後就遠離都市，只能在深山中流竄。7

²²¹ 負責圍剿北滿抗日勢力者除新調的第 14 師團以外，還有第 10 師團。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183-184。

²²² 馬占山，〈九一八國難紀念日馬占山痛告國人書〉，《申報》（上海），1932 年 9 月 18-20 日。

²²³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 67 號：馬占山ノ行動ト呼海線方面馬系軍ノ活動開始〉，出版時間不明。

²²⁴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183-184。

²²⁵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184-186。

²²⁶ 程志遠是在 1932 年 4 月 5 日就任新職。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 55 號：馬占山逃亡事件〉（1932 年 5 月 2 日）。

²²⁷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187。

²²⁸ 樸炳珊的暫編第 1 旅是沿襲原有的編號，王克鎮、石蘭斌、劉鴻宣等新旅長的任命卻是馬占山再舉義旗後，於 1932 年 5 月 4 日發出的人事命令。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 62 號：馬占山ト黑省馬系軍隊ノ狀況〉（1932 年 5 月 17 日）。

²²⁹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 73 號：奉天省東邊方面ノ兵匪及討伐ノ情況〉（1932 年 6 月 25 日）。

月 27 日的包圍戰中，甚至於一度判定馬已身亡。²³⁰事實上，馬則突圍而出，在收集殘部不到 100 人以後，潛入大青山，歷經 50 餘天，始走出深山密林，投奔在海拉爾的蘇炳文。²³¹

蘇炳文原為省防步兵第 2 旅旅長，於 1932 年 10 月 1 日結合原省防步兵第 1 旅旅長張殿九，在海拉爾誓師反正，成立東北民眾救國軍。²³²民眾救國軍成立後，與關東軍接戰於中東線的北段，其中，齊齊哈爾的北邊富拉爾基市，則是雙方必爭之地。10 月 1 個月中，富拉爾基市三度易守，²³³由此可一窺戰況之激烈。10 月下旬馬占山也一度號召舊部，配合民眾救國軍，合圍齊齊哈爾市。²³⁴一度投敵的樸炳珊此時又再度反正，²³⁵負責東線作戰，與北線作戰的馬占山軍相互呼應。²³⁶不過，當關東軍完成遼東地區的掃蕩任務，將主力調回北滿後，戰事在 11 月初逆轉，關東軍沿中東線不斷北上。為阻關東軍北上，馬占山與蘇炳文在札蘭堡會師，²³⁷但即使兩軍會師，也終究難能阻擋日軍的攻勢。11 月 30 日，札蘭堡失守；12 月 5 日馬占山、蘇炳文、張殿九退入蘇聯境內，尋求政治庇護。²³⁸

在解決馬占山及蘇炳文後，關東軍開始將主力轉向對付救國軍。此刻的救國軍，分散於吉林省東南區的密山穆稜一帶。關東軍於是兵分三路，在 12 月 31 日同步展開戰事。面對關東軍的強烈攻勢，丁超選擇投降；²³⁹而李杜於

²³⁰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186。

²³¹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131-132。

²³²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131-132。

²³³ 富拉爾基原為張殿九的防區，首先於 1932 年 10 月 9 日被關東軍攻陷，但於 10 月 21 日奪回，惟翌日又落入敵手，10 月 28 日又再度奪回，最後因 11 月 10 日敵軍從庫勒繞道轉中東線北上，民眾救國軍只得從富拉爾基撤退。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132-133。

²³⁴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132-133。

²³⁵ 樸炳珊於 1932 年 10 月 14 日在拜泉就救國軍副司令兼東路指揮。〈東北義勇軍抗日大事記〉，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 883。

²³⁶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 132-133。

²³⁷ 〈九一八事變及遼吉黑三省之淪陷〉，頁 18。

²³⁸ 〈九一八事變及遼吉黑三省之淪陷〉，頁 18。

²³⁹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 188。

1933年1月從虎林退入蘇聯境內；²⁴⁰王德林則於1月14日從東寧轉進蘇聯。²⁴¹自此，北滿抗日主力盡失。

至於南滿地區的抗日勢力，如前述，主要是來自民間力量。不過，因為此一地區接近關內，並與熱河省為鄰，抗日勢力也得以常常接受後方之援助。後援力量來自兩個系統：一是張學良所主導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另一是朱慶瀾主持的「遼吉黑民眾後援會」。根據劉鳳翰的研究，自九一八事變後，至1932年5月，在「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主導，遼熱地區先後編成58(1-58)路抗日義勇軍，其中有17路未編成，或編成未活動、投日、自動解散等，參加對日作戰者，則有41路。1932年5月後，「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與「遼吉黑民眾後援會」合作，將遼熱地區抗日義勇軍畫分為5個軍區，番號亦重作調整，總兵力約為26萬人。²⁴²

根據日本憲兵隊的調查，遼熱地區的抗日勢力，最盛時有14萬人之眾。²⁴³不過，日軍的調查中有另列土匪一項，1931-32年間土匪最盛時有6萬9千餘人，最少時也有4萬9千餘人。²⁴⁴在這些綠林好漢裡，無民族大義者早已被收編為傀儡部隊，²⁴⁵沒有投日而選擇抗日者，對關東軍而言，自然都是敵對武裝勢力。這也是中文資料中，一向將綠林好漢也視為義勇軍的原因所在。是以，無論中日文史料，都證明熱遼地區有一股20萬人左右的龐大抗日勢力。

這股來自民間的抗日勢力，人數不均，尤其是為數甚少的抗日游擊部隊，不需大的補給基地，特別不容易捕捉。襲擊崗哨或突襲火車、破壞鐵路，就是他們所常用的手法，更讓日軍防不勝防。例如熱遼地區也有大規模的抗

²⁴⁰ 〈饑寒中苦的三省義勇軍〉，收入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頁347。

²⁴¹ 〈九一八事變及遼吉黑三省之淪陷〉，頁18。

²⁴² 劉鳳翰，〈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頁598-604。

²⁴³ 小林英夫，〈日本の「滿州」支配と抗日運動〉，頁227。

²⁴⁴ 小林英夫，〈日本の「滿州」支配と抗日運動〉，頁226。

²⁴⁵ 例如關東軍就曾先後藉由凌印清及趙友三等人收買土匪，為其筆事。前者是專門負責收編錦州地區，後者是專門負責洮索地區。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242、271。

日活動，1932年4月21日原東邊鎮守使屬下的第1團團長唐聚五，為響應馬占山的反正，同時率隊譁變成立「遼寧民眾自衛隊」與「遼寧省政府」，²⁴⁶一時控制鴨綠江右岸海龍、撫順等10個縣市。²⁴⁷也因此而成為關東軍的目標，關東軍在解決馬占山後，從9月6日，開始進攻遼寧省政府區，不及2個月，就掃平民眾自衛隊，²⁴⁸唐聚五退入熱河。相較於唐聚五等轟轟烈烈的抗日行動，小部隊的抗日勢力的行動雖不顯著，殺傷力反而更為顯著。根據朝鮮軍總司令林銑十郎的日記，朝鮮軍第20師團於1931年12月7日派到遼西地區，原為支援關東軍與張學良部隊在錦州的決戰，不過，錦州沒有戰事，小規模的軍事突襲，則是日日有之。因此在4個月間，僅第20師團日軍死亡人數，就有82人。²⁴⁹這個數字居然超過九一八事變期間任一戰役的日軍死亡人數(北大營之戰，日軍死2人；長春之戰，日軍死67人；江橋之役，日軍死58人)。

僅憑游擊戰，要打敗敵人是不可可能的，不過，增加敵人統治成本，讓敵人覺得得不償失，不得不放棄，卻是史有前例。在東北軍不能保家衛國之際，興起於民間的抗日勢力，卻能讓日軍防不勝防，自然是一股牽制日軍不得妄所欲為的反制力量。可惜，由於張學良及其幕僚的無謀，卻讓這一批反日勢力消耗在熱河保衛戰上。

當關東軍成功的解決北滿的抗日勢力以後，熱河就成為關東軍的下一個目標。1933年1月3日，關東軍進佔了山海關，揭起進軍熱河的序幕。張學良身為華北地區軍政最高領導人，自然不會不在意熱河的危機。為了保衛熱河，張學良特地動員了5個旅。²⁵⁰除此之外，還藉由救國會號召義勇軍，宣告能率隊至長城附近的，都與補給，遂將10萬餘人的義勇軍皆引進了熱河。²⁵¹

²⁴⁶ 劉鳳翰，〈九一八事變前後的東北軍〉，頁597。

²⁴⁷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頁351-353。

²⁴⁸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頁187。

²⁴⁹ 林銑十郎，《滿州事變日誌》，頁105、148。

²⁵⁰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56。

²⁵¹ 黃恒浩，〈東北義勇軍四年〉，頁617。

這批義勇軍被分派到兩個不同的防區，一部份在熱河北邊，與湯玉麟所部的騎兵第 9 旅崔興武部共守開魯；另一部份在熱河南邊，與萬福麟部的第 130 師于兆麟部共守凌源。²⁵²不料，開魯方面方始一開戰，崔興武就率眾投降；南邊的凌源戰場雖有抵抗，且于本人也陣亡，卻也難挽劣勢。²⁵³正規軍都無法有效阻擋日軍攻勢，所謂義勇軍自然更是難敵。誠如曾參與義勇軍整編的遼寧省政府秘書長黃恒浩所指陳，義勇軍之特色在於「飄忽震盪，處處攻擊」，可「極盡擾亂威脅之能事，使敵人應付不暇」。²⁵⁴可是當年負責支援義勇軍的「抗日救國會」成員，為顯示力量，以補給為誘，將這些抗日勢力都號召來熱河，無異為敵人肅清後方，可謂是自毀長城。²⁵⁵熱河一戰，反而成為關東軍一舉殲滅遼寧一帶反日勢力的良機。張學良在東北的勢力自此一蹶不振，代而興起的是中共的抗日勢力了。²⁵⁶

四、結論

關東軍創設於 1906 年，主要任務在於保衛關東州以及南滿鐵路。不過，隨著日本勢力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擴張，關東軍所分擔的任務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也愈趨複雜。這其中包括由眾多貸款而取得鐵路、通訊、航運、金融、礦業、工業等眾多特權。此外，為保障日本勢力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持續擴展，扶植張作霖也一時成為關東軍東北政策的主要任務之一。但在 1928 年石原莞爾出任關東軍參謀以後，關東軍的東北政策，已從積極培養利益代言人而發展到要直接掌控東北。在石原主持之下，關東軍參謀調查班首先於 1929 年 7 月開始進行「滿州占領研究」。內容除了包括軍事武力的攻防戰以外，

²⁵²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頁158-159。

²⁵³ 日本產經新聞社，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台北：中央日報，1976)第9冊，頁59-60。

²⁵⁴ 黃恒浩，〈東北義勇軍四年〉，頁658、734。

²⁵⁵ 黃恒浩，〈東北義勇軍四年〉，頁686。

²⁵⁶ 片倉衷，《戰陣隨錄》，頁304。

還包括占領後的治安維繫、行政體系的建立、民生物資的調度、租稅制度重整等一連串有關政治、經濟、行政、產業等配套措施。當占領計畫研究，於 1931 年 7 月完成後，關東軍開始進入實踐計畫階段。對關東軍的事變計畫，朝鮮軍及東京的陸軍總部則是全力支持。朝鮮軍首先承諾人力支援，陸軍總部則以提供武器及特支費做為後盾。是以，九一八事變，雖然是關東軍自導自演的軍事行動，和日本政府沒有直接關連，不過，事先的部署以及軍需物質的調度等等活動，都得到日本陸軍權力核心的認同及支持卻是不容否認的。

「一戰二和三撫」是關東軍的作戰策略三部曲。面對遼寧省的東北軍，關東軍主「戰」，因為掌握南滿鐵路是關東軍的首要作戰目標。除了掌握運輸線，確保軍隊調動自如的軍事目的以外，南滿鐵路沿線的 25 個城市，本來就是東北的精華區。掌握了鐵路，自然也就掌握了這些沿線都市，掌握了這些精華區，遼寧省也就大致底定。是以，9 月 18 日晚上 10 時半起所展開的軍事行動中，軍事目標集中 5 處，分別為北大營、瀋陽、營口、鳳凰城及安東。拿北大營及瀋陽是為建立根據地；拿營口則是為了防堵錦州方面東北援軍的反擊；拿鳳凰城及安東是為確保安奉線的運輸順暢，以便朝鮮軍能利用安奉線適時支援。換言之，以關東軍能在第一時間內建立根據地，又可得到朝鮮軍及時支援為整個軍事佈局的軸心，此一佈局顯然是準備打一場硬戰。

雖然，在關東軍原先所規劃的作戰方略中，遼寧省為首要戰區，預定會有一定的衝突。不料，在遼寧軍的拒戰反應下，不僅第 1 天的突襲戰中，沒有遭遇激烈抵抗，往後的歲月中，更形成「我軍按站撤退，日軍按站佔領」之異常現象。

至於對付吉林省，關東軍是主「和」的。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能於事變爆發後的第 3 天開城迎敵，第 10 天就率眾投降。這份效率，這份默契無一不在說明，熙洽在事變期所有的活動，皆是精心設計下的產物。特別是僅憑熙洽這一顆棋子，就能讓吉林省 85% 的步兵、100% 的騎兵放棄抵抗，甘願

接受關東軍收編，由此也可見識到關東軍在政治謀略上的成效。

對付黑龍江省，關東軍則以「撫」為主軸。黑龍江省俗稱北滿，本身就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區，日本在當地本無勢力。借用特區長官，也就是東北政界耆老張景惠在東北的影響力，安撫黑龍江省的地方勢力，則是關東軍在事變初期所擬定的政治謀略。雖然黑龍江代理主席馬占山一度不受安撫，於嫩江之役痛擊張海鵬率領的偽軍部隊，一雪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軍不敢戰的恥辱。不過，獨木畢竟難撐大廈，當關東軍傾巢而出時，馬占山節節敗退，最後只得在張景惠的斡旋下，放棄抵抗，出任「滿洲國」的黑龍江省省長。

認定日本政府不至於甘冒破壞九國公約之大不韙，侵略中國，可謂是蔣介石、張學良兩人在九一八事變前夕對中日局勢的判斷。也由於認定日本無意侵犯中國，故認為面對關東軍的挑釁，只要東北軍不積極回應，不擴大衝突層面，零星的軍事衝突皆可納入可控制的範疇，不需多慮。

不抵抗政策，是針對九一八事變前夕中日兩國層出不窮的衝突案例，國民政府與東北當局共識下所決定的應對準則。不過，面對挑釁，不積極回應的尺度應如何界定，卻因人而異。從 9 月 18 日第一批衝突現場東北軍的反應中，可歸納出：(1)投降(2)撤離(3)放棄抵抗武裝突圍(4)積極抵抗力竭突圍(5)積極抵抗壯烈犧牲等 5 種模式。相較於就地抵抗奮勇犧牲者而言，選擇投降或主動撤離者，自然是一種「拒戰」行爲。

從 1931 年 9 月 20 日關東軍發動第二批攻擊，到 1932 年 1 月 1 日東北軍從錦州全面撤退時止，東北軍的反應可歸納出(1)投降(2)撤離(3)奮起抵抗力竭投降等 3 種模式。事發初期，關東軍只有 10,400 之兵力，事變後 3 天，得 4,000 朝鮮軍的增援，總兵力增為 104,400 人。而當時東北的駐軍有 179,505 人。可是事發 17 日內，東北軍就有 88,900 人投降，佔東北軍總兵力的 49.5%。也就是說 49.5%的東北軍因「懼戰」而選擇投降。

當 25,900 人的黑龍江軍隊選擇抗敵時，卻還有 4 萬餘人的遼寧軍駐守錦州按兵不動。特別是嫩江戰役後，40%的關東軍被動員徵調到黑龍江戰場時，遼寧軍的不作為，無疑就是一種「觀戰」行爲。當東北軍不能打破地域

觀念，建立相互支援的作戰體系時，自然就會落到各自被擊破的下場。這也是關東軍在解決馬占山後，開始進攻錦州的緣由之所在。

相較於關東軍的「一戰二和三撫」，東北軍卻以「拒戰、懼戰、觀戰」為回應。雙方的優劣差距，不僅反映在關東軍的因地制宜力求主動之作戰模式上，也反映在東北軍的因循苟且坐以待斃的消極回應模式中。除了雙方在軍事策略上主動和被動的明顯差異之外，關東軍的政治動員能力，更是不容忽視。吉林市可在 1 個星期，瀋陽可在 3 個月之內，恢復原貌。這份效率，無疑的可為關東軍對東北地方事務的熟悉及掌握，提供最佳的說明。也由於關東軍對東北事務有十足的掌握，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戰事，因而得以在關東軍設計的軌道上進行。

徵引書目

一、史料檔案

1. 《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1931年9月21日)，中華民國國史館藏。
2. 〈石友三兵器供給ノ件〉(1931年1月24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密大日記：昭和6年》第2冊。
3.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11號：哈爾濱方面ノ情況〉(1932年2月1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4.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14號：哈爾濱方面ノ情況(續報)〉(1932年2月4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5.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16號：哈市占領〉(1932年2月6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6.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20號：哈市占領後ノ狀況南滿ニ於ケル支那軍ノ掃匪〉(1932年2月9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7.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32號：兩吉林軍狀況〉(1932年2月23日)；〈支那時局報第44號：兩吉林軍狀況續報〉(1932年3月25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8.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44號：兩吉林軍狀況續報〉(1932年3月25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9.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48號：反吉林軍討伐ノ狀況(時局報第44號續)〉(1932年3月31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0.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51號：反吉林軍討伐續報(第48號續キ)〉(1932年4月9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1.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54號：反吉林軍及間島方面兵匪討伐情況(51號續キ)〉(1932年4月26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2.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55號：馬占山逃亡事件〉(1932年5月2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3.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62號：馬占山ト黑省馬系軍隊ノ狀況〉(1932年5月17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4.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67號：馬占山ノ行動ト呼海線方面馬系軍ノ活動開始〉，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5.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73號：奉天省東邊方面ノ兵匪及討伐ノ情況〉(1932年6月25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6.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8號：吉林軍ノ北伐(續報)ト哈市付近ノ混亂〉(1932年1月30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7. 陸軍參謀本部，〈支那時局報第8號：吉林軍ノ北伐(續報)ト哈市付近ノ混亂〉(1932年1月31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8. 陸軍參謀本部，〈時局報第22號：遼寧新政府關係主要人物調〉(1931年12月9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藏。
19. 參謀本部，〈滿州事變にわける軍の統帥(案)〉，收入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11：續・滿州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
20. 參謀本部，〈滿蒙に於ける本邦勢力の概要〉(1928年5月調査)，收入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11：續・滿州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

二、史料彙編

1.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2冊，卷1，東京：外務省，1977。
2. 片倉衷，〈滿州事變機密政略日誌〉，收入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7：滿州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
3. 李雲漢主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2。
4.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關東軍(1)：對ソ戰備ノモンハン事件》，東京：朝雲新聞社，1983。
5.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一編〈續編〉(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6. 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主要戰役史料彙編：東北義勇軍》，新店：國史館，1981。

三、報紙

1. 〈黑軍重創日寇〉，《申報》(上海)，1931年11月14日。
2. 〈龍江失守經過〉，《申報》(上海)，1931年11月25日。
3. 〈黑軍抗日苦戰記〉，《申報》(上海)，1931年11月26日。
4. 〈顧維鈞招待首都報界報告錦州問題真相〉，《申報》(上海)，1931年12月5日。
5. 《申報》(上海)，1932年1月7日。
6. 〈錦州未陷前張學良請援電〉，《申報》(上海)，1932年1月8日。
7. 〈丁李團結拒敵〉，《申報》(上海)，1932年2月8日。
8. 〈馬占山回省通電〉，《南京中央日報》(南京)，1932年4月15日。
9. 〈丁李致國聯調查團書〉，《申報》(上海)，1932年4月24日。
10. 〈吉林自衛軍戰況〉，《申報》(上海)，1932年9月18日。
11. 馬占山，〈九一八國難紀念日馬占山痛告國人書〉，《申報》(上海)，1932年9月18-20日。

四、專書

1. NHK取材班白井勝美，《張學良の昭和史の最後證言》，東京：角川書店，1991。
2.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Tokyo: The League of Nations Association of Japan, 1932.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4.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一卷：滿州事變前夜》，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
5.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太平洋戰爭への道 第二卷：滿州事變》，東京：朝日新聞社，1962。
6. 日本產經新聞社，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8冊，台北：中央日報，1976。
7. 日本產經新聞社，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9冊，台北：中央日報，1976。
8. 片倉衷，《回想の滿州國》，東京：經濟往來社，1972。
9. 片倉衷，《戰線隨錄》，東京：經濟往來社，1972。
10. 仙頭久吉，《滿州青年聯盟史》，東京：滿州青年聯盟史刊行委員會，1933。
11. 北岡伸一，《日本の近代(5)：政黨から軍部へ》，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
12. 外山操、森松俊夫編，《帝國陸軍編制總覽 第1卷：近代日本軍事組織・人事資料總覽》，東京：芙蓉書房出版，1993。
13. 白井勝美，《滿州事變：戰爭と外交》，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14. 林銑十郎，《滿州事變日誌》，東京：みすず書房，1996。
15. 青木得三，《太平洋戰爭前史》，卷1，東京：學術文獻善及會，1956。
16. 俞辛焯，《滿洲事變期中日外交史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86。
17. 原剛、安岡昭南編，《日本海陸軍事典》，下卷，東京：新人物往來社，2003。
18. 參謀本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ノ概要》，東京：嚴南堂書店，1972。
19.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1970。
20. 梁敬鎔，《九一八事變史述》，香港：亞洲書店，1964。
21.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台北：曉園出版，1994。
22. 陸軍、杜連慶，《張學良與東北軍》，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23. 鹿島平和研究所，《日本外交史 第18卷：滿州事變》，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3。
24. 新人物往來社戰史室，《滿州國と關東軍》，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4。
25. 緒方貞子，《滿州事變と政策の形成過程》，東京：原書房，1966。
26.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新店：國史館，1985。
27. 顏惠慶著、姚崧齡譯，《顏惠慶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1973。

五、期刊論文

1. 小林英夫，〈日本の「滿州」支配と抗日運動〉，收入野澤豐、田中正俊編，《講座中國近現代史》，卷6，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8。
2. 石原莞爾，〈「戰史大觀」の由來記〉，收入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東京：經濟往來社，1980。
3. 洪鈞，〈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收入方正、俞興茂、紀紅民編，《張學良和東北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4. 博心，〈東北義勇軍的近況與前途〉，《東方雜誌》，第30卷第3號(上海，1933.02)。
5. 黃自進，〈犬養毅與九一八事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期(台北，1996.06)。
6. 黃自進，〈蔣中正先生與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責任的探討〉，《近代中國》，第125期(台北，2002.12)。
7. 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Japanese and Chines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Military Tactics during the Mukden Incident

Hung, Tzu-ch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First, war; second, talk; and third, reassurance” was the tripartite military tactics taken by the Kwantung Army. The Kwantung Army took “war” to the Nationalist’s Northeast Garrison Force of Liaoning, since its first and foremost goal was to seize the Southern Manchurian Railway. In addition to gaining control over transportation lines and thereby assure the free movement of the armies, the 25 cities along the Southern Manchurian Railway also provided the best target for takeover in Manchuria, since control of the railway lines meant control of the core.

The Kwantung Army tackled Jilin Province with “talk”. Xiqia, the representative chairman of Jilin, opened up the door to the Kwantung Army on the third day following the Mukden incident, and leading the whole provincial surrender soon came on the tenth day. Xiqia’s attitude from war to peace was the entire elaborate plan during the incident. With a chessman Xi-qia, 7 infantry brigades, 1 cavalry brigade, 85 percent of the Nationalist infantry and 100 percent of the cavalry troops, abandoned resistance and willing to accept the adjustment. Hence, it is clear that the Kwantung Army’s political strategy was a great success.

For Heilongjiang, the Kwantung Army offered reassurance, since this area, commonly called northern Manchuria, remain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SSR. Japan had no power on this area. However, it used the commissioner Zhang Jinghui, a respected man who had power to influenc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Manchuria, to build up its power.

As opposed to the Kwantung Army's strategy "First, war; second, talk; and third, reassurance," the Nationalist's Northeast Garrison responded with "refuse battle, fear battle, and observe battle". The response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with positive or passive decided who would win or lose. The Kwantung Army took positive 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while the Nationalist Northeastern Garrison remained the same old rut and waited to death. Aside from the two sides' different military strategies, the Kwantung Army's capacity for political mobilization cannot be ignored. Jilin recovered within a week and Mukden within two and a half months. The Kwantung Army's ability to lead the recovery is explained by its intimate knowledge of Manchurian conditions. Given the Kwantung's Army's mastery of Manchurian conditions, the Mukden incident progressed according to its plans.

Keywords: Mukden Incident, Manchukuo, Kwantung Army, Zhang Xueliang; nonresistance policy

